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八

明

武宗皇帝

〔卯巳〕正德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帝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羣臣奉迎如前儀

京師地震

帝自加太師敕諭巡行祈福三月郎中黃鞏字伯同莆田人修撰舒芬字國英通賢人等百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帝降手敕諭吏部曰鎮國公朱

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

報兵部郎中黃鞏與員外郎陸震字汝亨蘭縣人具疏連署以進略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于朝理再

修撰舒芬亦邀其同書子俊傳又再孺子邊帥蓋蕩然無餘矣亂木已生編髮將起因陳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

官崔桐字來鳳陽州人等七人上疏極諫專言陛下兩遊西北四民告病今復聞南幸盛皆過窟非古巡狩之舉而幾于秦皇漢武之遊宜監博浪怕人之禍

吏部員外郎夏良勝字子中南城人及禮部主事萬潮字汝儀進賢人太常博士陳九州字慎

復連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張衍瑞字元庚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倕

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大倉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

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鑿嘉定人本高氏子少依順京師習其姓亦以其術諫帝與諸

倖臣皆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川蔡詔獄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

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敍衡九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鄒陽等二十

人工部主事林大輅籍田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

俄令與鞏震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梏羣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

纍纍若重囚道旁觀者無不太息泣下廷臣自內閣及尙書石玠字邦秀

疏救外莫有言者諸倖揚揚得意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

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

格不受疏是時天連雲晝晦雨澤于水浦四尺餘金吾衛指揮食事張英曰此變徵也乃肉袒被刃諸

臣跪既畢仍杖之于廷死者十一人陸震余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道利都主事劉校

劉梅字惠道字孟傑江甯人校郡城人廷汝縣人公輔長餘除名貶黜有差成鞏于邊

而車駕亦不復出矣

夏六月甯王宸濠反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字德成按察司副使許逵字汝登

死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因帝無儲嗣遊幸不時人情危懼遂日

夕覬覦宸濠賄錢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嘗言于帝謂異色龍蟠賜異色龍圖者故事所賜盤圖畫賤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復勸議生父老矣閣下稱其孝且勤時江彬欲傾害及威靈令太監

張忠奏聞為帝言曰賢稱帝王孝雖陛下不孝其稱帝王勤陛下不勤其帝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閣下巡撫都御史孫燧七上章言之皆

為所邀阻宸濠益與其黨李士實致仕都御史劉養正舉人謀遣姦人分布

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決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倖匿不以聞會御史蕭

淮盡發其不軌狀大學士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

宣諭帝乃命駙馬都尉崔元代州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都御史顏頤壽巴陵人等持諭往

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乃決計反以己生辰日宴諸守土官詰旦

皆入謝宸濠命甲士環之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宗不

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胎孫

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

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入內殿易戎服

出麾兵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

蔽燧賊并縛逵二人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殺之惠民

門外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以下咸稽首呼萬歲宸濠

舉何未聞入告

宸濠包藏禍心日夕覬覦非望當孫燧上章阻且使奸黨分佈伺朝道窺伺已著其初不與高煦通謀者情事可以隱行

及齋禱尤發  
其罪狀碩  
當密陳租  
畫以掩其  
征備顧援  
不備顧援  
宜德重事  
僅遺重以  
宜論且衛  
往收護之  
爲辭激非  
速反使在  
王守仁義  
贖糾合義  
旅立奏蕩  
平其勢變  
蔓延之制  
廷和之謀  
國措之迂  
謬若此而  
當時稱爲  
名臣明之  
不亡何待

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尙書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起兵命其承奉徐欽與素所蓄羣盜閔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皆陷之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守仁方奉命勘

福建叛軍行至豐城注凡而宸濠反知縣顧必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

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

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

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贛

王守仁湖廣秦金字國聖無錫人兩廣楊旦字晉初臨安人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

昌所至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敍其歸國

之誠令愆愆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

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詎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

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樞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

安慶都督僉事楊銳字通之知府張文錦安人等固守不能克安慶被圍十有八日銳等以軍

嚴衆隨機應變所向摧敗宸濠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銳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在臨江府清江縣東北亦曰清

江鎮道通雲城  
爲南北津要

臨江知府戴德孺

臨海人

袁州知府徐璉

湖邑人

等各以兵來會

合八萬人。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先鋒。庚戌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櫓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

王守仁敗宸濠于樵舍

鎮名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

禽之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

定。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

宸濠果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遇于黃家渡。

在南昌縣東通城州府餘干縣

文定當其前鋒。賊

趨利。邢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乘之。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

腦

在饒州府西

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陳。盡

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

火。焚其副舟。妃婁氏

上饒人

以下皆投水死。

安濠欲謀逆。婁氏嘗苦諫不聽。及是。數日嘗射用婦言亡。誓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

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

五言至小赴召  
木言至小赴召  
家言至小赴召  
清上距張  
澗水程迂  
遠武宗斷  
不輕脫單  
如徑行以  
變倖遊日  
侍得遠去  
安營而從  
官竟無知  
覺其信殊  
難取宗蓋  
因武狀失  
佚無多附  
德者復用  
會其說  
微行柄脫  
凡

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禽宸濠之

策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法即令總督

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邊兵征剿所下軍書改稱軍門

檄江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從次

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帝至保定宴于府堂與都御史任符為嚴詞欲符探得

以玉管召帝過盧溝橋馬失警眾之不得及至臨濟道使召鄭以無  
信約不肯行帝乘單騎晨夜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

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相與媚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

通謀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

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至錢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

見永頌其賢永故與楊一清善除  
劉瑾故守仁稱之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

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

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

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窘辱備至故縱京軍犯守仁

之舉一切悉以歸之殆亦所謂不如是之其若耳

或呼名慢罵守仁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時新喪亂悲號遍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忠奏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譏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縛長吏謂劉綎等至

揚州卽民居爲提督府遍刷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儼諫稍止及是

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輒沮乃

止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成國公朱輔爲長跪魏國公徐鵬舉世瑛七及

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參贊尙書喬宇四字大山應天府丞寇天敘于字

次挺身與抗彬氣稍折

〔庚〕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改卜郊時帝議南京行郊禮大學士梁

儲蔣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焉時帝駐蹕

大內一日幸牛首山翠中夜露左右不知帝所在大擗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欲爲逆云帝歸太祖爲吳王時所居也

秋閏八月受江西俘江西俘宸濠至帝令設廣場樹大燧環以諸軍釋

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禽之然後置械受俘時張忠許泰嚴璠皆言王守仁守仁不赴忠攝官帝前曰守仁必反狀召

之必不至守仁知出帝意立魏丕志泰計混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視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朝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暴前奏言帝感武大將軍方曉對不類言而盡入

諸賢傳名江彬等乃無言

帝發南京。先是梁儲蔣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是秋有物若豕

首墮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室中。若縣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手疏跪泣

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不敢起。

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繫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爲變。帝心疑欲

歸。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

是夕祭龍江社拜儀。次日至五洲。避雨民家。復自瓜洲濟江。登金山。遂南渡。幸大學士楊一清第。製詩十章賜之。還至揚州。

太監邱得素。謂不得以鐵鉏繫知府蔣瑄。嘗備至數日。乃得釋。蔣瑄字粹。宛安人。

九月。漁于積水池。遂有疾。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自泛小

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勳戚大

臣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洶洶。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

和毛紀等。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

州受事。遂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

帝之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意蓋防之。及抵通州。謂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入軍。臣請如

先年處置高煦。實據例。祭告天地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罪。然後

明正其法。若不聽傳者。謂江彬復欲違帝北幸。故欲速決此獄云。越三日。帝還京師。大耀軍

宸濠身爲  
悖逆豈可  
合顯戮久  
稽在南京  
受俘之日  
距被擒已  
逾一載舉  
國若狂惟  
閣議征惟  
對而干罪

首反論之  
度外論者  
尚欲令天  
下諸王議  
罪勢必更  
加遷緩又  
豐處亂臣  
乎賊子之  
道  
武宗爲官  
所誤至  
于元氣  
削不克  
年乃同  
生平不  
引爲已  
而于羣  
則特明  
無預武  
固亦感  
深終不  
始此當  
若屏疾  
豹右無  
左言僅  
其言出  
自中消  
口安知  
若輩恐  
臣論其  
罪故橋  
此命以

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鞏道東西陸完錢甯亦皆裸體反接

去帝

平南征江彬稽留狀即命編之臨濟陸完鞏與甯比太監五永在江西揭白幟標其姓名

死者梟于竿凡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辛〕十六年春三月癸丑朔日食

帝崩于豹房 帝于正月郊祀嘔血不能成禮輿疾歸及是益甚謂太監

陳敬蘇進曰朕疾殆不可爲可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內閣輔臣

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于豹房太監谷

大用張永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熹熹王祐統子時款王薨厚熹以世子理國事入嗣皇帝位 先是

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

購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

帝崩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終弟

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

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

下吏部尚書王瓊率九編入左掖門跪雙曰此豈小事我九編長顯不與邪求不答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

爲解免之  
由固未足  
耳盡爲憑信

臣一如廷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動戚禮官偕往廷和恐蔣冕去則已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惜儲應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于迎天子者乎敢以憊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罷威武團營 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邊軍俱重資歸鎮革京城內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

執江彬等下獄 彬知天下惡己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甯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建旨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縛至並下詔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

彬既敗張  
忠許泰等

以下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入即位。世宗世子至京師止于郊外禮官具儀

請如皇太子即位禮王顧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

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

上賤勸進乃即郊外受賤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

言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帝之宋正京師也倫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帝即位

廷和草登極詔凡正德中盡政釐抉且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其中慶美子等懼乞罷一切恩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環廷和功而疏失職之後街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

白刃何與傍者事聞詔以禁本百人偷出入

遣使迎母妃蔣氏大興人于安陸

召費宏入內閣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于是起宏為少保入輔政

並復其弟竊編修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時帝即位甫六日即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

禮部尚書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請于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漢王事授之曰

是足為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而以

嘉靖欲推  
崇自出本  
屬人子至  
情諸臣必  
執宋時無  
議相持無  
論事理不

同且亦無  
以樹尊親  
支入承大  
統于孝宗  
固爲後宗  
之義然以  
毛裏至親  
改稱叔父  
不亦情所  
既安嘉靖  
互有疑母  
復有之疑  
歸之遊位  
其心尤爲  
迫切誠使  
集議之初  
生即早定  
以名號加  
得微申敬  
或則張德  
等亦無由  
伺隙言由  
或可證言  
全大義乃  
必強詞爭  
執持之愈  
固激之愈  
深于是不  
帝不已進

楚王孫景後定陶共王師丹以爲恩禮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安獻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愠，曰：「父母若是互易邪？」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采而行之，可爲萬世法。」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下。」

五月，梁儲罷。王瓊以罪戍邊。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中張九敘劾瓊濫濫將官，依阿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鞫治，論死。瓊疏辨，乃減死戍邊。瓊後卒于家，帝念先朝舊

臣請太師  
監文庫

以袁宗皋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宗皋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卽位，擢吏部侍郎，尋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

而稱宗廟其甚  
而宗廟其甚  
終亂倫亦  
禮至子亦  
諸臣不能  
于天理人  
情以至於  
常有以然  
之耳雖亡  
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  
此亦明社  
將屋之一  
非耳  
藩邸舊臣  
不過從  
微勞祇  
並加優  
若一微  
之顯秩  
且入其  
扉以授  
材而曲  
經而曲  
私情又  
所語于  
人與共  
漢文帝  
宋昌等  
較詩決

用宗皋以疾辭不允未幾卒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甯等俱磔于市時京師久旱彬誅遂大

雨沙呼實亦并伏誅風張忠許孝宣緣貴近滅死徒邊

秋七月進士張璠字秉用永嘉人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于京師 璠時以

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興獻王禮三上三卻璠揣知帝意乃遂上疏略言

嗣登大寶即議追尊崇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學也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濬王故事欲考孝宗叔興獻王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為儲嗣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

為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為人後與獻王子惟陛下

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將毋自絕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

對立聖考廟于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 帝方振廷議得璠疏大喜曰此論

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蔣冕毛紀欲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

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中

朱鴻湯史于光御史王溱盧瓊字獻鳴浮梁人交章劾璠帝不聽初璠以舉人入上會試

問學于鄉先鳴舉進士及大禮策起璠已官湖廣參政在京謂意亦主考璠王與璠舍璠要之詞璠曰主

上天性剛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博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執以藩封禮號之帝

而奪君或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武宗上手武宗下手生為之臣死不得贖于君始嘗嘗

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為令

胡經字時振始姚人

定策尙有  
可稱若袁  
宗泉建登  
無聞徒以  
與府舊恩  
濫參機務  
豐公天祿  
之大道哉

九月葬康陵

在昌平州金

諡曰毅皇帝廟號武宗

明史贊曰發皇帝手除逆運初際寇寇然欲以武功自耀然效樂籍遊獵近軍小至自警名號冠  
履之分蕭然矣獨幸用人之明制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教其不入于危亡者希以此夫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王爲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母妃蔣氏爲興獻后 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志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啓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謀于內閣請稱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妃蔣氏爲興獻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張璉知帝意嚮己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爲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字清先南海人給事中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揣璉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璉出爲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爲衆論所訕引疾歸

興獻后至京師謁太廟 先是禮官具儀后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

不可乃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

時尊崇禎定已詔告天下起數日帝復手執如與獻帝后以血誠攝延和等上言漢宣帝臨幸廟後追尊

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先武上繼元帝繼世南極君以上立廟享殿而已今興獻如稱帝后駭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島字與孝廟慈靈並是忘所使而重本生上私思而棄大義豈等不得辭其實朕懼歸

尚書符字亦言正統大義惟慎虛字以明若如于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靈宗顯正名分也  
曰蔡壽皇太后雖旨朕不致違延和等復僧禮臣執奏編修陳普給事中朱鳴鶴御史陳昌等百有五人管  
言所皇非是請斥  
張璠邪說俱不報

### 世宗皇帝

〔壬〕嘉靖元年春正月清甯宮後殿災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清

甯宮後三小殿災楊廷和等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

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字士贊文縣人亦以爲言繼曾言天有五行火實主

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與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效也帝勉從衆議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

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不稱皇

甘肅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甘肅總兵官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

糧喉部卒請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

陳九疇爲僉都御史帝登極初九疇復原官陝西按察使巡撫甘肅案驗銘事誅隆及亂卒

首事者九疇抵鎮後言領軍七萬於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皇

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元城人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初太后爲憲宗妃，興王之藩，例不從。及是崩，別祀奉慈殿。

〔癸未〕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青州

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

今青州府博山縣，舊爲顏神鎮地，以齊孝婦顏文姜居此因名。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鎮。

流劫東昌

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

將吏，於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

以下並見前

間突至曹

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

南抵徐州。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令諫

與都督魯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

戰，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麾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

連營而進，賊始滅。

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先是太后崩，帝欲附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

敢固爭。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從。及是卒附

葬焉。

禮部尚書毛澄罷道卒。

此文

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六上。

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

宋時明河開  
府今者爲鎮

而卒

證瑞亦有學行  
論事不爲翰

大禮議起帝屬道中官諭意遂奮然曰老臣嘗得不能強典禮惟有一去  
不與請已耳帝獨歎避蓋數竹旨恩禮不致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

歲星太白同晝見

夏四月旱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地千里

殍殣載道帝以災異敕羣臣修省

以宋儒朱熹裔孫墅

朱子十  
一世孫

爲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戴銑汪元錫

天字

源人御史王完等相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

子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  
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尋

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于宮中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

劉最

字曼廷  
崇仁人

劾文左道廢帑帝怒謫廣德州

晉廣德縣宋爲軍元改路  
明降爲州今州隸江南

判官文憾

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帝益怒逮最下

獄戍邵武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

字公謨  
涇人

充監禮使湛若

水

字元明  
增城人

顧鼎臣

字九如  
嵐山人

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

事帝優詔褒答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秋七月南畿大水

〔甲〕一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字子實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廷臣議 孝宗與獻

帝稱號定已二年尊崇議且寢萼在南京與張璉同官日夜私詆朝議

萼遂上疏希帝指請改稱孝宗曰皇伯考與獻帝曰皇考與國太后曰

聖母并錄侍郎席書字文同員外郎方獻夫字叔賢二疏以聞

與為人後之考而誠武宗之統考獻帝之宗且使與國太后暨于慈壽太后諸其之妻三綱俱廢非常之變也竊念臨下侍與國太后愜與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捐心出涕不知其弊耶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與

獻帝皇考則立廟大內正與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重廷臣所執不遇宋漢諱其法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神宗謂為之子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

去皆受孝宗謂為之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甚明考與獻帝每與國太后又何疑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奪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初書與獻夫知大禮

未定各草疏請道尊所生帝后定號曰皇考皇母既具開朝中既張璉為邪說懼不敢上而密以示萼及是等並進之 帝得疏心動手詔下廷臣集

議于是禮部尚書汪俊字抑之會文武羣臣一百五十餘人並排萼議

曹祖訓兄弟第及指同產曹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孰謂與人為後而誠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執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稱孝昭光武中興稱孝元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

仁所言望曹恩德尤甚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專言孝宗既

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為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為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漢梁臣等愚昧實不出此整程頤之歸曰應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于私恩哉所繼主子大義所

引漢議以定與王典為失常然至尊以帝號稱本志生於本志報本之志亦無歎矣乃桂萼等承望風旨遂請改孝宗為皇伯考則悖謬實甚蓋父子之親不卑之分亦不可論孝宗在位日久授受次序其明獻王本藩服終身豈可正統致生

僧信之嫌  
況祖額定  
于一尊前  
此泉叔母  
之稱張瑄  
固言其應  
用君臣論  
見而忍令  
孝宗獨蒙  
此號則入  
廟何處  
將何以處  
之乎等  
迎合希恩  
不願奈緒  
傷倫陷其  
君爲過舉  
實名教中  
之罪人耳

生存乎至情至于名標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新亂大倫始爲今日發也

議上留中而特旨召璉募及書于南京越十

數日復降手諭令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與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

帝又留之十餘日始報可

二月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罷自帝卽位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

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評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

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專恣無人臣禮帝意遂內

移最後以諫阻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大忤帝旨累疏乞休及是更議大

禮求去益力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三月罷禮部尙書汪俊以席書代之帝諭建室奉先殿側名觀德殿祀

獻帝主俊上疏力爭帝不聽趣建室益急俊遂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

其去召席書代之書未至命侍郎吳一鵬署部事

既而命一鵬與中官顧美京山侯崔元迎主安陸一廟首

歷考前史並無自襄陽迎主入大內者且安陸爲先帝嘗封之國神靈所繫又陛下龍輿之地王氣所鍾伏乞俯納羣官改臨神主奉安故宮爲百世不遷之廟其觀德殿中宜別設神位香几以昭孝思矣入不納一

廟乃行及秋迎主至奉安于觀德殿

夏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

聖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大赦天下

時編修鄒守益疏言陛下推崇本生聖母已辱爲帝后今復加稱皇考去其始封

之說直與正統無別不可以示後世又言歷觀前史如冷傷段嶽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爲邪僻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爲正直也臣恐後之觀今之觀昔帝得疏大怒下詔獄擄人後解鴻臚寺少卿胡侍言張璠等議禮之失俱下獄高守 蘇蘆字君采香州人胡侍嘗夏人

蘇蘆字君采香州人胡侍嘗夏人

五月謹身殿大學士蔣冕罷以石瑄字邦彥瑄之弟爲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遂汪俊用席書召張璠桂萼悉

由中旨追尊建室親自裁決不關閣臣冕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臣備員內閣于朝廷事無所匡救溺職甚矣因連疏求罷帝以瑄爲廷

和所不悅瑄先爲吏部尙書楊廷和有欲引以贊大禮乃聽冕致仕命瑄入閣

瑄據理力爭持論堅確大失帝意

六月以張璠桂萼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先是萼疏既上廷

臣方具議璠復疏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又言

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己私爲不道使陛下終身爲無父人

逆倫悖義若此猶可使與斯議哉二人疏同上帝故趣召之初議禮諸臣無力詎執政者重

專遂斥爲悖道且欲不使聞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既而獻帝已追尊本生皇考閣臣請停召命帝不

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

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

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做先朝馬順故事斃之于廷萼懼不敢出璉

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世英玉家勛大喜約

爲內助時給事中張翀字習之等連章劾璉萼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

所司翀彙送刑部尙書趙鑑卽列璉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俞旨

便撲殺之帝廉得之特命璉萼爲學士獻夫爲侍講學士切責翀鑑學

士豐熙字慎學修撰舒芬楊慎字用修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璉萼

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璉萼以議禮驟貴于是閒罷失職武夫小吏

皆望風希指抗論廟謨矣

秋七月罷吏部尙書喬宇 帝卽位初求治甚銳以字長吏部字自爲選郎卽

餘新政起用林俊起刑部尙書俊時年已七十彭澤起工部孫交字志同安陸人素爲獻忠

位起戶部尙書皆海內重望頗委任之然帝性剛好自用字所執漸不見聽其議

大禮尤切積忤帝及是張璉桂萼並爲學士字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

于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卽不爲清議所齒況學士最清華而俾

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字遂乞休許之林俊彭澤在部多所執持俊以言不見納澤爲

言路所攻俱乞休惟孫交始終恩禮以年老致仕

大禮議起

諸臣不能

酌理準情

以致激成

過舉及嘉

靖欲去本

生稱號自

當婉言正

諫冀得挽

回乃竟跪

伏大呼號

門何景象

成何常君

雖事關所

係其重然

何至勢迫

安危顧楊

慎則以爲

仗節死義

之曰王元

正張紳則

以爲萬世

瞻仰之舉

儼然以疾

風勁草自

居止圖博

一己之名

而于國事

毫無裨益

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字羣臣伏闕諫戍學士豐熙等于邊杖員外

郎馬理字伯瑄等于廷。帝召見羣臣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太后命

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璫桂萼復列上禮官欺罔十三事且斥爲朋

黨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

留中不下尙書金獻民字舜舉少卿徐文華字用光倡言曰諸疏留中必

改稱孝宗爲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

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

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字舜明給事中張翀曰萬世瞻仰在此

一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遂會羣僚九編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

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屬十二人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

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爲首者豐熙張翀

及御史余翱郎中余寬浙江臨海人黃待顯莆田人陶滋相世芳安邑人大理寺正母

德純南充人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

盡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預錄爲嫌多爲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獄孟春

且以桂  
誣斥執  
被嫉尤  
全是徇  
私意縱  
直聲昭  
亦何足  
明季積  
相沿幾  
可痼疾  
教藥矣

等待罪越數日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

字聖稱

等十有六人杖死自是衣冠喪氣璫萼等勢益張

武英殿大學士毛紀罷紀請宥伏闕諸臣罪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

背君報私紀乃上疏乞骸骨帝銜紀亢直允其去

土魯番圍肅州命尙書金獻民都督杭雄

字世成世爲

往禦之

土魯番比

歲通貢朝廷侍之如故亦不問巴雅濟事至是莽蘇爾忽以二萬騎圍

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疇自甘州馳入城守禦奏聞于朝帝以獻民總

制軍務雄充總兵官率師西討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初文錦以大同無險可恃乃度

地築五堡參將賈鑑督役嚴卒皆怨堡成議徙卒戍之衆憚行鑑復趣

之急遂爲亂殺鑑并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脇爲帥事聞

以蔡天祐

字成之

爲僉都御史

往撫之衆稍戢已而金獻民杭雄師過大

同叛卒疑見討復亂命侍郎胡瓚

字伯斯

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

卒洵洵拒守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魯王奏乞赦王微服夜走宣府

天祐請止京軍勿遣而瓚等已至陽和頃之總兵官桂勇令千戶苗登

擒斬首惡郭鑑等。天祐函封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庖子復肆焚掠，詔切責天祐，召勇還京。卽以朱振代之。庖子逃匿塞外。明年春，復潛入城。天祐閉門索獲之，及其黨三十餘人，皆斬以徇。衆始定。日甘州軍亂，朝廷處之，初，瓚邊

卒頗無忌，故復有是變。帝嘗以朱振不宜用，詎政府皆中材，無能定亂。時因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

以賈詠

字新

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詠先爲吏部侍郎。

及是，遂晉尙書入閣。

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尊稱由是遂定。

土魯番退金獻民等還。陳九疇擊破土魯番衆，斬塔濟迪音，其分掠甘肅州者，亦爲總兵官姜奭所敗。賊乃遁走。獻民等至蘭州，聞寇已退，遂引還。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爲兵部尙書，總制三邊。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三爲總制，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四〕四年春三月，仁壽宮災。

夏五月，復傳陞官。初，王邦奇在武宗朝，夤緣入錦衣，構害甚衆。帝卽位。

悉革傳陞官至是邦奇詭詞求復遂授錦衣衛試百戶同時復官者九

十餘人兵部尙書金獻民固爭不聽

邦奇素憾協廷和彭澤未嘗連構大獄事詳後

京師大雨雹

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惡之出爲平涼主簿屢被上官撻笞求內改帝擢爲光祿寺署丞于是復申前議併請祀獻皇帝于太廟章下廷議席書率羣臣言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三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爲天子淵妄爲諛詞乞寢其奏不報張璠奏曰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爲之入于太廟禮之不得爲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爲書復三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卽以皇考爲百世之室何不可而卿乃怙衆飾奸邪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于皇城內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爲獻皇帝廟

秋八月營仁壽宮

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鏞字英之討誅之 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

世爲土知府田州弘治中猛與思明岑濬構兵濬攻陷田州猛遁走總

督潘蕃字廷芳討誅濬朝議田州思明俱改設流官降猛千戶徙福建大影

夏所請已見前正德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撫輯遺衆覬復祖職後從征江

西流賊所至剽掠爲民害尋以賊平論功進指揮同知非猛本意頗怨

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字思敬上猛反狀請討

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鏐往代鏐調永順保靖兵令都指揮沈希儀字唐佐

統之進討用希儀計結猛婦翁岑璋爲內應璋因其女失愛藉以報猛斬猛長子邦彥

復誘猛殺之以其首獻田州平後遂改爲流官

冬十二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閏月乙卯朔日食

丙戌五年春二月定有司久任法吏部尙書廖紀字時樂言邇者守令遷

轉太頻政多苟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席書與費宏有隙張璁桂萼亦力排宏先是

御史吉棠請召還一清以消朋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清以箝衆口命

以吏部尙書入閣何大禮職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書門人翁守曰張生此語對人復起不

楊一清不立  
朝尙禮人乃  
爲大禮人議  
當竟禮人議  
起竟禮人議  
門人竟禮人

張璠而授其  
即一端已  
足驟其生  
平接諸大  
臣進退之  
道又豈當  
耶此能退

以一清老臣  
恩禮加璠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于太廟世廟。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璠、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爭之，不得。石璠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況乃后妃，璠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何至今日忽倡爲異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訂〕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小王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入太白陽

堡。在龍門縣西北，即唐麟州白陽鎮。參將王經開山戰死，所部殺傷殆盡。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蓄貨具，其後稍散。

兵徒事東力，誠土默特所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其從父行濟農，踏達二部最強，據有河套，時入寇邊。小王子徒事在十一年案濟農舊作吉要，今改。

費宏石璠罷。張璠、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望爲經筵講官，典兩

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裁抑，璠、萼大恨，毀宏于帝。及璠居兵部，宏

欲用新甯伯譚綸。字子理，思曾孫。掌奮武營，璠遂劾宏，刦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

雖慰留，然終不以譚、璠爲用。于是奸人王邦奇承璠、萼指，上書訐故大學

士楊廷和

邦奇指廷和次子主事序及明修書金助鄉人傳并誣宏及琦爲奸黨或專將

給事中楊言抗章曰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勳國臣宏琦乃百寮之表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詭譎大臣

宏琦求去益力帝許宏馳驛而責琦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

不予歸裝襪被車一兩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未有若琦者

琦清介端亮繼楊廷和將免毛祀後以嚴濂罷政自是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過耳之言者矣法歸後論年卒諡文隱

召謝遷復入閣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璠亦力舉遷帝遣行人

齋手敕卽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

諡文靖

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致仕

聞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司

馬光文彥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

諡器局峻特學問深遠在閣時同列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挾掌談文健

若不聞偏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訓臣鮮有比者

以翟鑾字仲明其先諸城人後家京師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帝意欲相

張璠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璠不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之楊

一清以鑾望輕請用羅欽順

字允升

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嘉靖欲相張璠已爲徇於私意若鑾資無表見更

不足以致  
衆望徒以  
中官延譽  
權備綸屏  
是豈進用  
大臣之道  
沉鑿爲涓  
人所稱舉  
則其平日  
依附金邪  
可知嘉靖  
方欲抑制  
官欲願于  
命相大事  
惟若輩之  
言是聽又  
豈能防微  
杜漸者乎

言官職司  
甲紀逆有  
奸貪不法  
原諱若令  
糾彈此互  
其彼此非  
相論勦已  
攻訐異已  
卽相拘同

以羅欽順爲吏部尙書辭不拜。欽順見張璠桂萼用事屢召不起家居。

杜門潛心格物致知之學。所著有困知記。至是卒。

贈太子太保文莊

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

黨盧蘇王受等糾衆爲亂陷州城。姚鏌不能定。詔起守仁兵部尙書督

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趾。豕獐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爲屏

蔽。遂與巡按御史石金黃海人定計招撫。散遣諸軍。祇留永順保靖兵一

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率衆乞降。守仁諭以朝廷威德。蘇

受及其衆皆踊躍羅拜。乃囚首自縛。赴軍門請命。守仁數二人罪。杖而

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岑氏世效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

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設巡檢司十九。以蘇受等

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時京察拾遺桂萼爲南御史所論。乃上言。楊

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于拾遺後。互相糾劾。請舉行

如制。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

萼言。趣速舉孟春。以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材。而特旨斥

官分門植  
黨之風益  
自此而熾  
桂藟此奏  
不過藉端  
報復嘉靖  
不察遂爾  
偏聽生計  
致小入得  
借以中傷  
善類朝政  
如此復何  
由使奸黨  
數劇乎

鄭自璧字采東  
神符人等數人自璧素敢言權倖側目或中以蜚語故被斥已而  
良材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爲奸黨萼奏復其官

秋八月覆治妖賊李福達獄罷謫刑部尙書顏頤壽等四十六人福達

山西崞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明置今爲縣  
屬甘肅府逃還更名午

爲清軍御史所劾再戍山海衛明置今爲縣  
屬永平府復逃居洛川統秦隴今  
屬鄜州以彌

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爲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

曰張寅挾重貲往來徐溝金縣今屬  
太原府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干

武定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于巡按御史馬錄字君簡  
信陽人錄問得實

檄洛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爲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

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錄奏詔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

爲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御史等交章劾勛勛再自訴以議禮觸

衆怒爲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璠桂萼爲援璠萼素惡廷臣攻已亦欲借

是舒宿憤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諫禮

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愈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

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

清言而止仍下廷鞫頤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乃反前獄抵

薛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璉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

尚書頤壽左都御史聶賢長壽人大理卿湯沐字新之江陰人等于獄嚴刑推問璉

萼等復請逮給事御史前劾勛者亦并繫獄于是大肆榜掠錄不勝刑

自誣故入人罪璉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構成冤獄因

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成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山西布政使李瑄按察使李廷等

謫戍邊衛者七人給事中劉璉御史程啓充等皆前勛助者瑄字廷珍潯陽人啓充字以道嘉定州人爲民者十一人都御史

事中王科等科亦前勛勛革職間住者十七人尙書顏頤壽巡撫江潮太僕禮汪元錫光祿

者告專以聞亦違問論罪者其他下巡按逮問者又五人宣錄以故入人死擬

重辟獻夫力爭乃減死永成烟瘴地遇赦不宥薛良抵死衆證皆成張

寅還職帝以璉萼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

獄錄頒示天下方璉等反編建之獄舉朝雖不直璉等而以寅編建姓名頗互亦或誣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監蔡伯實就擒自言妖術于山西李問所司檄山西捕問

下獄而供李午之孫其父曰大德世習白蓮教衆俱與大獄緣姓名無異由是編建獄始明

賈詠罷馬錄之被逮也詠遺書相慰璉萼等搜錄篋得之帝責詠詠引

罪致仕去

九月以桂萼爲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故事尙書無兼學士者。自萼始。冬十月以張璠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璠自釋褐至入

閣僅六年時楊一清爲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璠嘗諭璠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璠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從其

言賜之

璠深恨璠翰林會侍璠王加璠洪憲不解旨璠請自璠璠以下璠材外輔于是改官及執璠者二十餘人并罷璠璠官士輪死爲空

〔戊子〕七年春正月逮前都御史陳九疇于獄謫戍極邊削奪前尙書金獻民彭澤職。初土魯番敗退都指揮王輔與莽蘇爾及伊蘭俱死磔下九

疇以聞其實兩人未死帝固疑之獻民至蘭州時寇退已久獻民再復

奏捷帝亦頗知其事。事皆在三年然皆未發也會百戶王邦奇訐楊廷和彭澤

言哈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沙呼實所致詞連九

疇獻民部議猶未覆桂萼知帝方怒邊臣欺罔因請追論前事意欲并

坐廷和帝降手詔數百言遣官逮九疇及獻民下獄必欲置九疇于死

刑部尙書胡世甯言九疇誤信都校之言妄報賊死罪固難免然奮身

破賊保全肅州孤城功亦足抵帝意稍回乃減死戍極邊獻民澤皆落

職廷和得免

廷和等既反李福達定案後據與封報之說璠無不削目而當時又有璠一夢洗清廷和人張無行以給事中奉使還回籍家居璠二年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廷

許元翰論成元翰德洗罪及權濶事刊布之名辨寬餘由是洗不備于清議已而洗赴京復命方在道聞已外補倉事大憲先是洗嘗言獻帝不可稱是及是見瑯琊王孫嗣乃以舊官上疏言瑯琊等議是宜去水生之稱得邪何孟嘗言洗已外補猶言舊官重究問帝不應復洗故官洗遂劾大學士費宏尚書吳一鵬等為邪黨或惡大悅遂引以擊吳已于是御史藍田韓疏論洗且封上元翰辨寬餘都察院請解洗任國籍趙勳帝不得已從之遂和部郎中葉應龍及錦衣千戶李經倫往察經受賄與費香營天會巡按御史簡等雜治具上洗即狀至百七十二條除教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嚴吳子柱絞洗罪亡謂開求放于專帝方持應龍疏未下專要應龍共奏謂洗雖總臣為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為民尋井原其妻子獄定已久會馬錄等得即洗意乘此故案可翻也上言許應龍等端固為法設寬遂遠應龍元翰及洗九朝會錦衣衛廷訊是日黃幣四塞數弗竟大日又大風拔木屋停利乃當應龍按事不實律斥為民洗復冠帶猶慙應龍不已詔數年又令人誣奏應龍勸獄時誦殺無辜二十餘人案驗無實帝特請應龍下益惡應龍志極羞言議禮臣矣藍田即藍人葉應龍字應龍人

二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成久桂萼等言瓊前攻楊廷

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今邊陲急人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

憲字維綱東平人總制三邊

三月大學士謝遷罷 遷之赴召也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數月力求去帝

待之愈厚天寒免朝參除夕賜詩及是以病告歸遷學術純正策簡直諫始純如一歸後三年卒于家贈太僕監文正

夏六月頒明倫大典于天下削前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

集議成張璠請彙為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譴謫以志明斷

至是帝自製序文名曰明倫大典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

和籍蔣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為民

澤林伊已前卒。蔣萬及汪倫、壽字何孟春，後俱卒于家。毛祀里居久之，以風韻敦博，帝亦忘其爵。時事再  
造官存問，卒贈太保。諡文節。夏真驛，害韓其在東部時，草名曰鈐司存焉。凡驛禮請疏具在，後爲仇家所  
殺。再下獄，驛戍遠東卒，履慶初，陪臣皆復官，進贈蔣萬，諡文  
定林，後贈真壽，汪倫，諡文節，字，諡莊，諡何孟春，諡文節。

秋七月，王守仁平斷藤峽。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徭復熾，上連八寨。

今廣西思恩府上林縣北有周安峽，明時爲八寨之一。八寨者，思吉周安古邕古蓮古鉢都者，羅黑刺丁，後又益龍哈哈哈爲十寨，據占據于此。下通仙臺花相諸峒。

在海州府平南縣北，道環相屬。盤據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兩江。

右左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南甯，故爲罷遣。

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軍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在嶺峽循橫石

江。亦曰橫水江，在海州府武宣縣東南，柳州有江，上源諸水至此合流而東，即大藤峽。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復令蘇受搗

平八寨，于是藤峽復甯。初，守仁赴廣西，桂萼諷令乘機取交阯，守仁辭

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諡悼靈皇后，後收諡孝潔。十一月，立妃張氏爲皇后。

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遂棄哈密。初，陳九疇在甘肅，力

言土魯番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帝可之。因拘其前後使數十

輩，及九疇得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會其黨伊

蘭。木東人，幼爲醫所掇，長而黠，能阿里，妻以蘇提兵用事，爲四陸忠，應蘇舊作曲先，今改。獲罪內附，遂引衛拉特犯肅州，爲遊

張璠桂粵  
方以暹私  
報復被劫  
免官而獲  
輜復敢獲  
醫肆言輒  
以議禮同  
進爲辭去  
與之俱去

是明知嘉靖回巧爲隱而不可情殊不其間且進君所陟惟君張命乃去勞桂之行遂因及我攻一因而攻詐奸清其貪情能更無所不爲當時議諸臣結爲朋黨害政尤小人行之尤耳

自道學之名立儒之好名者雖日修談理道而無裨實用者多若王守仁功業表著原不係講學致良知

擊彭濬所敗乃復遣使求貢請以哈密城易伊蘭瓊疏請許之兵部尙

書胡世甯言番酋變詐多端請勅瓊毋輕許通貢以弛邊備至哈密三

立三絕不必興復伊蘭反正歸順不可遣還帝深然其言命瓊熟計詳

處瓊再疏申前請張璠等皆主瓊議遂從之而獨留伊蘭不遣自是土

魯番許通貢而哈密城印及巴雅濟存亡遂置不問已而非燕羅榮說愈其朝廷不能罪然自伊蘭既降其勢漸孤河西稍瘳休息哈密後爲沙布塔子穆爾瑪哈穆特所有原屬土魯番比歲進貢迄隆慶高麗朝不絕奔忠順王苗裔矣穆爾瑪哈穆特奪作米兒馬黑木今改

〔己〕八年春正月兵部尙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隆慶初道守

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

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

俱不予守仁天姿英異幼時臨上統書說與謀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汎愛二氏學敏年無所得及讀龍場窮死無書日釋書閱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

在是矣故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從遊弟子甚衆最著者餘姚錢謙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黃鐘字克貞錢德洪名寔以字行王畿字汝中

二月以桂萼爲吏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萼素與張璠比及

同居政府遂復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巡按湖廣御史張祿太原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

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字聖貞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

之說蓋由  
尋探索得  
非徒比  
空虛者  
迨其後  
徒授廣  
詭以受  
詭致之  
殊以紛  
轉滋漸  
生異說  
招不當  
口當師  
也歸師  
傳專

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餓粥疾  
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募瘞遺棄孩穉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  
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  
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  
文戒遣使因輯爲書以上詔有司舉行

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

隆慶初道  
監文忠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

字宗昌任邗人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

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

廷和性沈靜詳密初選翰林不好爲聲律華藻之學  
惟考究學法民瘼遠事及一切法家言慨然其公輔

望入關後字東陽謂曰吾子文翰頗有一日之異若經濟事復  
歸介夫及武家之純幸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爲知言

秋八月張璁桂萼罷九月召璁還楊一清罷璁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

給事中孫應奎字文富海陽人疏論一清及璁萼優劣乞鑿三臣賢否以定去留

其同官王準

字子推世嘉  
蘇州府儀徵人

陸燾字子始吳州人復相繼劾璁萼引用私人日圖報復

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爲社稷患帝感悟立罷璁萼燾輶攘

臂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爲璁萼辨雪謂陸燾之劾實

一清嗾之臣與璁萼俱以議禮進璁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卽召璁還貶

準典史粲驛丞霍韜再疏詆一清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尙書許

讚

字廷美  
進之子

請削一清籍璉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寬假實以堅帝

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戊刑部員外郎邵經邦

字仲德  
仁和人

于邊衛

經邦疏言日

食于正陽之月質諸小雅變象懸符今得毋有皇父其人乎邇者張璉

桂萼已罷尋以議禮功復召輔政人言莫之恤天變可不畏哉疏入帝

大怒立下鎮撫司拷問戊鎮海衛

明監今有故城  
在福建漳州

除外戚世封著爲令從方獻夫請也

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襲歷引漢唐史傳以  
證帝善其言下廷臣議由是外戚永絕世封

十一月復召桂萼入閣張璉既召還儒士蔡抗知帝必復萼因疏頌萼

功請召之帝乃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萼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參機務

〔實庚〕九年春二月皇后親蠶于北郊都給事中夏言疏請皇后親蠶以

爲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詔禮官

詳考古制以聞大學士張璉等因請建先蠶壇于安定門外皇后行親

蠶禮既而以北郊出入未便命于西苑行之

夏四月楊一清卒一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許永曾盜庫金及

實則禮經所載崇禎因夏言建於然崇禎所載崇禎因夏言建於然崇禎

歿永弟容多與楊一清求作墓誌詔法司推問張璉從中主之坐一清

受賕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死一清諱學善儀學尤晚

占十疏添中樞宜晚為璉所執不惟以厚禮終沒後數年始復故官尋追諡文襄

五月作四郊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以天地合祭為非禮

洪武初李善長等建議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大明夜明星長太極後夏至則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瀆四海瀆從太祖如其議行之十年春太祖感靈曆然雨澤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父母分祭異處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于南郊每歲孟春合祀天地列朝遊之至是帝以上帝皇地祇合祭一歲非古禮與張璉言之 欲分建二郊并日月

為四張璉不敢決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二郊

義合因令璉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以為國家合祀天地舉行不于長

至而于孟春俱不合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及漢宋諸儒

之定論太祖國初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詹事霍

韜謂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偽書不足據言復上疏以為周禮一書于祭

祀為詳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為據朱子亦以是書

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何可誣以為偽因遂劾韜帝大怒下韜獄

于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鉉鑿源等八十二人主

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璉等八十四人主分

祭

天宮夜明宜視  
從地而亦宜  
並號四郊  
其稱名且  
爲非典究  
既立太社  
太稷又社  
祭法別立  
之名王社  
帝社亦不  
免繁濶不  
經嘉靖第  
知銳子爲  
酌銳于改  
觀會古以  
未得通之  
善也謂亦

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尙書李璿等二十八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

爲非者尙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璿之孫等九十

八人帝特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議分建圜丘方丘于南北

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以春秋分祭祈穀南郊則以

正月上辛行之言又贊成二郊配享議洪武時郊祀以仁祖配禮文即後改奉太祖洪

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我太祖足當之禮臣集議以爲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帝降敕諭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

南北郊孟春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首再疏贊之乃自是言大蒙帝眷時帝又議建等壇

定議南北郊太祖配上帝孟春大祀殿太祖太宗配

議太社太稷以句龍配稷配上帝社帝稷于西苑議

配高禩之神于皇城東並皆命下禮官多以闕廢行之

九月罷雲南鎮守中官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張璠上言先師祀典有

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哲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

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一

堂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哲孔鯉配之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  
親同今籩豆十二洪武舊制籩豆用十成化中牲用犢全同祀天儀亦非正禮  
其諡號章服洪武仍元之舊稱大成至聖悉宜改正璵緣帝意言孔子宜稱至

唐宋郊祀  
推恩費至  
鉅萬已爲  
謬舉嘉靖  
方釐定典  
章正宜復  
古制以垂  
永久而禮  
成而普行  
大赦復從  
燾經且濫  
之失爲常  
此定爲勝  
又例可勝

聖先師不稱王祀字宜稱廟不稱殿宜用木主其塑像應毀

禮議始于唐開元八年

籩豆用十樂用六份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

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

申黨師中橫世遺官議去黨亦感不在十二人之數其類何有况魏魏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粲杜預吳澄俱罷

林放蘧瑗等六人

後禮官議林放蘧瑗外又有蘧植鄭宗鄭玄服或范密共七人

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

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皆從之

帝謂魯法諸儒終不可改若王不感改者三乃御製

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

初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生靈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悅謂儒官成化間少賢儒故政嘗罷馬融等八人立斥給事中張九

功并請罷若况公伯寮等而進后蒼王通爲河漢漢所仰而止至是禮議復舊用禮說先賢去制如九

功書其進款備修則以漢議故也叔梁紇木祀除四境聖廟以勸帝聽其建廟雖當亦緣會獻是廟

始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大赦

〔卯辛〕十年春正月祈穀于大祀殿 禮畢帝終以太祖太宗並配爲不然

因諭張璠嗣後大報祈穀但奉太祖配尋又親定祈穀儀注改用鶩螽

節

明年啓穀廟帝疾不能親乃令武定侯郭勛代五十

更定廟祀遷德祖于祫廟 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

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既建廟

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九室已備

禮議歸仁四孟女風太案及七宜英三案用禮官議祫懿祖

言蓋是時  
嘉靖息氣  
漸生觀郊  
已成僅事  
遂不免粉  
飾誇張未  
變而新殺  
之典且移  
于大內以  
道流所上  
之所而尤  
幸簡濟不  
爲簡濟不  
經其于考  
禮之初衷  
又何大相  
刺膠乎

孝武繼祔。祧熙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帝

欲更定之。乃先于去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廟

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

七宗以序進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桂萼罷。萼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及再召還。氣懾不敢復縱。至是以病

乞歸。去數月卒。

專性謹慎。爲知縣時。俸使氣。屬爲上官所辱。既得志。報復無慮。日又好辨異己。凌虐同官。議禮譏議。擢害不下數十百人。

三月復罷四川鎮守中官。帝既罷雲南中官。至是四川繼之。尋浙江湖

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甯皆罷。凡內臣之爲鎮守者。先後徹除殆

盡云。

夏四月。禘于太廟。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帝欲禘

成書據言侍讀學士充嘉德官獻禘議。以爲三代而下。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嘗

譜牒難考。宜爲虛位以祀。庶曠典復行。中允廖道南。字鳴晉。蒲圻人。上言。皇姓爲

顓頊之裔。宜禘顓頊。帝命廷臣集議。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頊

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爲始祖。當禘德祖。帝卒從言議。乃于太

廟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禮如南郊儀。定以丙辛。

歲一行

五月始祀皇地祇于方澤

六月雷震午門

秋七月張孚敬罷 孚敬卽璉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恃帝

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與太常卿彭澤此又一彭澤南海人以繼繼連用構陷行人司

正薛侃字尚賢揚州人欲以傾言廷鞠事露帝斥其伎罔令致仕去時侃上疏請擇親

待皇嗣之生帝怒下侃獄究交通主使者侃先曾以疏草示澤澤與侃及言俱同年生澤素附學敏而學敏

方憾言默計讎副事觸帝怒必與大獄誣言同謀可綱也給侃葉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當從中贊

之孚敬乃先錄侃議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疑以待議至帝許之侃猶疑澤類題之乃上及廷鞠抄掠備置

八月升安陸州爲承天府 巡檢徐震奏于安陸建京師禮部尙書李時

等駁其非制遂改州爲承天府設鍾祥縣爲府治先是崇禎定帝名獻皇帝諱

精遜顯陵北葬天壽山工部尙書趙瓚力斥其謬庶書亦得集廷臣議已之至是

九月以李時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張桂與費宏楊

一清相傾軋謹囂不已孚敬罷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

無齟齬政府稍甯

帝幸西苑。先是西苑宮殿成，宴羣臣以落之。及是，帝御無逸殿，召李時坐講，無逸篇。翟鑾講幽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幽風亭，賜宴。

以夏言爲禮部尙書。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旣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于言，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孚敬還朝，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十二月，戍監察御史喻希禮。人石金于邊衛。時方修醮祈嗣，希禮乞赦免議禮議獄得罪諸臣。帝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邪！命所司參議以聞。未上，金復言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壬〕十一年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于是開平岐陽甯河東甌四王復延世緒。

五月，以方獻夫爲吏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先是，獻夫以吏

部尚書去位。既而有詔召還。獻夫潛入西樵。

山名在廣州府南海縣西南。

以疾固辭。使命

再至。乃就道。以故官入閣。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

日乃滅。編修楊名

字實明。遂寧人。

應詔上言。汪鋹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首。而陛

下用之。是偏于喜也。建言諸臣。譴罷已久。未蒙收錄。是偏于怒也。且工

作屢興。財力並竭。又崇信真人邵元節

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

不稽之言。設醮內府。

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蔽。帝怒。下獄戍邊。

時南京御史潘恩亦上疏以彈李敬

爲根本之憂。汪鋹爲腹心之謀。方獻夫爲門庭之讐。三難不能庶政。終不可理。帝得疏大怒。遂下詔。獄論死。比朝審。當主筆。東向坐。恩趨向前。跪。令卒拽之。向已。恩起立不置。因與鋹互相詬訾。及言等解之。乃止。

及出。士民觀者如堵。皆歎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膽其骨皆鐵也。因解四載御史。恩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竟日夜號呼。長安街乞救。無效。言者久之。乃割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代父死。簡極哀。帝覽之。憫然。

李法司再請。恩遂遣。或雷州。後遇赦。還。行可以。李行旆。尋舉鄉薦。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

張孚敬罷。

帝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給事中魏良弼

字師說。新建人。

劾孚敬專橫。竊威福。秦鼇

字子元。崑山人。

復詆其妒賢病國。二疏並入。帝爲罷孚

敬。

〔巳〕十二年春正月。巡撫河南都御史吳山

吳縣人。

獻白鹿。羣臣表賀。自

後諸瑞異。踵至。百僚表賀。遂爲常典。

召張孚敬復入閣。帝復思孚敬，遣鴻臚召還。已而彗復見，畢昂問孚敬乞避位，不許。

三月，釋奠于先師。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

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噪殺瑾，巡撫潘倣人奏瑾激變，宜撫

帝命總制劉源清字汝河，東平人討之。師次陽和，倣捕殺叛軍數人，繫王保等以

獻，請班師。源清懲前胡瓚事，不欲已，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噪，殺千

戶張欽，出前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爲帥，與官軍迎戰。源清

等亦晝夜攻圍，賊潛出塞，誘外寇爲助。源兵與官軍設營相營，知源清請增兵

置帥禦寇，而已得專事攻城。帝不許，源清仍百道攻之，死者相籍。帝怒

奪其職，以張瓚字廷獻，涿州人，居京師代之。瓚未至，郎中詹榮字仁甫，山海衛人督餉大同，察

馬昇、楊麟無逆志，許宥其死，俾自效。昇等遂結心腹，禽斬首惡黃鎮等

以獻，亂乃定。己酉，瓚至，兵退二會，賊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者而還。

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后

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皇太后，待之又倨，會延齡爲人所

張延齡  
人  
延齡  
自取  
但  
昭

能無纖介  
猜嫌于其  
釋弟賢乘  
孝事之誠  
張字敬再  
四執持立  
言頗爲得  
體但字敬  
性稱伎刻  
又善逢迎  
何獨子延  
全或自搗  
爲衆論藉  
不子欲藉  
此以沽名  
末路否則  
素與延通  
兄弟交以  
假公議以  
行私惠皆  
未可知耳

告

正德中日者曹錕告延勸謀不軌下獄錕之祖仲舉死獄無左證遂解指揮而錕負延勸金索之意遂  
天文生蓋樂子至謀計粗前所首事有延勸請延勸幽殺錕而折所買金索錕其奉奏上之延勸又

嘗以私憾殺錕及留錕也 帝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窘迫無所出欲爲諱

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違制

殺人論死及秋盡當論孚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

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孚敬帝曰自古滿臣  
令君非一若今

受死因令朕矣當悔不  
獲攝廷和事敬皇帝怒 孚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

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甲〕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爲皇后天江  
實人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字舜舉  
無錫人籍時帝久不親祀事孟夏時享復遣郭勛

代張選諫忤旨廷杖八十死而復蘇遂削籍

方獻夫罷獻夫好飾恬退名而屢爲言官所劾中惡雖執大政氣厭厭

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初獻夫緣議禮遊  
以司馬光與王莽

同論爲人所繼抵及與瓊等共事持論  
頗平恕以此人不甚惡之家居十年卒

六月南京太廟災時帝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

災帝遂用言等議言會張瓊等議曰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通福回  
蘇蓋天眷德之意羅宗啓後之靈可以默會矣帝善其言 南京太廟

不復建其遺址做壇壝意築周垣護之歲時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而  
益趣營新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八終

明

世宗皇帝

〔未〕嘉靖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初孫交爲戶部尙書以監

督倉場中官爲數太多

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

請盡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

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季慎互以奸賊訐奏

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

山東臨邑人

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內

官惟肆貪饕于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

先是帝欲盡撤天下鎮守中官至是復罷倉場監督其後又裁革京營提督監鎗太監于

是諸關數時終帝之世四十餘年不敢爲漸

莊肅皇后夏氏崩禮臣上喪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

臣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服見上請暫罷朝參許之已而

議諡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

與李時等以莊肅配武宗請遵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

曰孝靜莊肅安肅懿皇后

已悟孚敬言非是改諡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祖宗各爲專廟太祖廟居中左爲三昭廟與文祖世室

太祀

宗百世不遷而四右爲三穆廟。廟各有殿。殿有寢。主以藏皆南向。世室殿寢。視昭

穆廟加崇廣焉。帝語國臣曰。文祖廟爲世室。則世廟字當避。張字敬音世。廟著明倫大典。曠詔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稱太宗廟。從之。

二月葬孝靜皇后。

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字道夫。陝西雷州人。經以苛虐失衆心。爲亂軍所執。

故孝靜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輪以收地五十畝。經至。換餘丁之二。編入均輸。毋差收地還官。又役軍築透納營。糧過當。請軍論經乞罷。經榜管訴者。奉送雷擊府門。火均輸。經寃別室中。獲得之。製其冠裳。屬

之部。帝聞。召經。回行至廣甯。悍卒于蠻兒等復辱之。巡按御史曾銑字子

重江都人。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罪不過此。遂徂爲故

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

理寺丞。經謫戍。

夏四月。張孚敬罷。孚敬有疾。帝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拘。且不惜人材。以

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爲帝所薄。遂屢疏乞骸骨。許之。明年復

遣官視疾。趨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帝追念宏。遣行人卽家起之。比還朝。眷遇益厚。常偕李

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廡。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自是數有咨問。宏亦

竭誠無隱。承張桂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

秋九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

卿推舉如京堂官例從之。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

監文

帝深嗟悼賻贖有加贈太保。

安壽慎 謹拜明

留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 政府中遭譴擯迄以功名終

〔丙〕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字美和 麻城人為兵部侍郎總制三邊。先是濟農

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為渾脫。

即羊裘騎以齊河番謂 之皮渾屯也渾脫背相

近故史傳 借用之

渡入山後諸達亦自豐州

注見

入套相率為邊患總制唐龍

字

用總兵官王效

延祚

梁震

新野

數敗敵

十二年冬帝犯鎮遠關效震擊之河套 殺滿死者甚衆明年又犯黃南川雲

走之既而復犯花馬池不得入引去震追敗之乾漢

鎮遠關在雷夏府寶靈縣西南黃南 在雷夏府寶靈縣西南黃南

迄無甯歲及是天和赴鎮

部召為判

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

時兵車若雙輪 用二十人送險

即固又行譴不遜于用天和做前總督各輸雙輪車上

戰始督總的樹檢獲牌左右虎臂過二車載三十 四一人挑之推且要者各二人戰則題聯士其中載宜地火器稀近發弓疑又近乃出短兵敵則聯兵

濟農以十萬衆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寇關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

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

黑河即古黑水在榆林府北晉 書載記諸連物勃于黑水之南

遇伏大創而去爵等尾擊之寇連敗多死其分犯甯夏者亦為王

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

兵車不曠古 制亦不曠古 施于此平 彼此者何 相此者何 枝此者何 不此者何 即此者何 房此者何 之此者何 可此者何 深而可之房即不枝相彼施制兵

行卒未收 其用况 雙輪人 運此 欲以堅始 銳兒戲 天如特 變通良 輒用兵 習以不 知一車 上而戰 牌盾弩 難陳勢 艱難必 所重適 邊安在 全隅攻 推鋒精 輔以連 礙其馳 書生迂 植一見 晒耳不

二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

學士李時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

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于昌平

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于沙河築鞏華城

在昌平州東南今有同知及都司駐此爲置戍焉

夏五月毀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

至是悉命毀之凡一百九十六座其重萬三千餘斤以其地建太后宮

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爲禮部尙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

寵信封真人班二品贈其父母官其孫及曾孫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尙書

閏月以禮部尙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入閣李時雖爲首

輔政多自言出時亦每推讓焉

〔丁〕十六年春二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字汝賢吉水人討安南 初安南社堂燒

香官陳嵩安南前設有兩陳嵩一在室德時崇利僞幸以降一即此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暲而自立

自黎利後九傳而至暲多行不義遂及于暲暲臣莫登庸初附嵩後與黎氏大臣阮宏裕等起兵討

嵩暲奔諒山吳數走死立暲兒子諱爲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

諫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酉榜登庸破綏捕殺酉榜益恃功驕恣旋逐

諫諫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應已復殺應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

年至是諫子甯時禮已卒于清華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請

大振宸斷尅期徂征詔起伯溫于家伯溫先爲大理丞坐李福違獄奪職尋起用御史以憂歸命參軍務以

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字玉潤言安南不足置郡

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江甯人亦言莫之篡

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

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已而伯溫至京奏上方略而帝意忽中變

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江文盛字希則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

獲登庸間諜及所撰僞大誥登庸篡位時作大誥五十九條頌之國中上之命仍遵前詔征討明年

春文盛復以登庸降表至精宥罪許貢下廷議食言不可許乃繼伯溫許行制甫下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略上具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日出師兵部尚

書張經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無成策帝不悅張經請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成討意特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廷臣謀剿撫之宜張及廷臣請仍命伯溫南

征如登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張經字廷敷侯官人

###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延齡兄弟挾

左道咒詛。逮鶴齡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藁爲請。不得。鶴齡瘐死獄中。

〔戊戌〕

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字平傳。項山人。于獄。初。

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字存禮。無之子。請建明堂。尊獻皇

帝廟號爲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尙書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言。傳稱萬物成形

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

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

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爲過情。嵩于是曲順帝旨。以爲嚴父

配天。允合周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以嚴父配天之祭。移于武

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爲子。不待稱宗議配。而

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爲民。坊性狂誕。縣既卒。家居取  
芝。思效張桂等。尸片嘗取

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歸家。他德以死人成惡。其時父云。

秋八月。以禮部尙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夏言當國。鼎

臣入侍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

文武大臣于東閣嚴嵩與羣臣議沮之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嵩  
惶恐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  
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  
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  
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爲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爲睿宗遂  
奉睿宗主祔太廟復配享上帝于元極寶殿

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帝以獻皇帝既稱宗配帝乃躬詣南郊上

皇天上帝大號恭進冊表禮成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

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陪祀

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館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

監慈寧皇后

先是帝營壽陵于大峪山

在昌平府西北

及是

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葬焉命駙馬都尉崔元尙書張瓚等爲奉迎禮  
儀使已帝親詣大峪相視復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靈駕北  
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如初議便帝意終未決因止元等毋行而令指  
揮趙俊南往啓視幽宮于是親幸承天之議起

李時卒

時卒

時在閣帝待之不如張孚敬夏言然頗少責辱恩禮亦始

孫鑾始藉  
中官延譽  
繼謀復召  
交結閣臣  
其非端人  
明矣夏言  
自命仇直  
何亦瞻狗  
私情共相  
援引可見  
當時朋黨  
之局牢不  
可破言尙  
不免鼎臣  
庸庸之輩  
夫復何尤

終不替及是卒贈太傅

〔已〕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壑帝第二子爲皇太子封載屋帝第三子爲裕王載

圳帝第四子爲景王後之藩安陸

起翟鑾爲兵部尙書行邊先是鑾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

政府鑾與謀召己及是帝將南巡欲謁顯陵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

等因薦鑾改兵部尙書節制諸邊

以曾子裔孫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曾子五十九世孫爲世襲五經博士

張孚敬卒孚敬卒于家帝至承天始聞之傷悼不已贈太師孚敬明果毅持身特剛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

詣承天周閱卜兆九卿大臣許讚呂柟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爲吾母

耳乃命宣城伯衛鏞字季人遂安伯陳鏞巴人志三世孫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

遂如承天夏言嚴嵩等扈從行次密輝夜四更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歸衣衛指揮使陸炳

帝乳媪也帝乳媪也三月至承天謁顯陵命作新宮曰待合葬也越三日享上帝

于龍飛殿奉睿宗配秩于國社國稷徧羣祀又三日御龍飛殿受賀

御龍飛殿奉睿宗配秩于國社國稷徧羣祀又三日御龍飛殿受賀

畢，遂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疑無意，大不悅。蓋知帝指，因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 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

湖廣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歸過慶都。本漢留都縣，金改名。今仍舊屬保定府。 從臣請

祀堯母墓。在望都縣城內。 帝曰：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

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本松林山，在饒祥縣東北，以顯陵所在，故改名。 卒定南祔之議。

彗星見。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翊國公郭勛。勛以獻皇帝附廟，進封公。 得幸，害言寵嚴，嵩亦心

妬，言遂相與搆之。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大

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言前賜銀章，文曰：學博才優，得密封言事。 并累所降手勅，言惶

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勅，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毀損

令禮部追取，削言勳階。言以祗鷹皇天上帝，稱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 令致仕，言乃

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諭入直，言疏謝。

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勳輩也。再疏

謝，謂自處不敢後佗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

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勅還之。

復以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 爲戶部尙書。材初長戶部，力祛宿弊，以忤權貴，失

帝眷及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廷臣亦交薦，召復原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嘗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六月，雷震奉先殿。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字子衡，備封人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飭，賄賂公行，臣職憲紀，宜先罷斥。意蓋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諭留而已。

秋閏七月，葬孝慈皇后于顯陵。

河南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字景初，漢上人賑之。時河南災甚，杲請急發帑，詔齎臨。

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既至，復請發十五萬兩，全活不可勝計。

〔庚子〕十九年春正月，翟鑾還京，復入閣。鑾之行邊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橐鞬郊迎，惟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既事竣歸，裝千輛，用遺貴近，遂復以原官入閣。

夏五月，詔勦戚子弟入監肄業。司業王同祖字繩，長山人言：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失教故也。請勅公侯伯子弟未仕者悉入成均，俟學有可觀，奏請敘。庶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勦戚，爭以入學爲榮。

段朝服用以神說登聽之榮實文題希利至勸故深居無其外用人則又呂用高所欺誕駢者其測益不測嘉靖受其不嘉感遠欲少假靜位不念天導如承方士引延年白比于深舉修煉之舉其愚已甚且太子無端監國尤駭聽聞而一聽二年脫履成何網景復朝綱更旋其職以旋罷而直此竟殺而直

秋八月殺太僕卿楊最

字殿之射洪人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

字伯明太倉人高金

州石

人王納言

信陽人

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

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卽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

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卽諭廷

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再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

下春秋方壯乃興言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

山棲澡鍊者所爲豈有高居紫闈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

愚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

明年循用伏誅廢朝贈廷尉都御史諡忠節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于黑水苑

在固原州西

斬其子錫沙王

王今改

濟農連年入

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

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暨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鬪志而諸將多畏縮

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尙文

尙文優將材負氣桀桀所至與文吏鬪文吏往往挫折之以故懶不懼得巡撫賈叅勳尙文

老悖違奉任尙文字彥章西安後衛人

激令立功尙文盡銳奮擊之黑水苑斬濟農子錫沙王

寇遁走甯夏巡撫楊守禮

字秉節蒲州人

總兵任傑等復邀擊于鐵柱泉

在靈州花馬池西南

有泉百步明時以寇入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尙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尙文復

臣不自知其過舉實可嗚呼耳

都督同知

冬十月顧鼎臣卒

廣文

鼎臣素柔媚其居政府謹事夏言不能有為及

是卒贈太保

〔辛〕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

字伯珍于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

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大

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

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大憂也因

歷陳諸弊

其一以郭助奸濫任用肆毒其二以工作不休版民膏血其三以朝議希簡經疏曠廢其四以崇信方術濫加保傅其五以阻撓言路忠靈杜口

詞俱切直

帝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籍死一夕復甦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

家人不納飲食屢瀕于死處之泰然主事周天佐

字子翬御史浦鉉

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

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訊而已此三日天佐不勝楚毒遂死屍出獄大輿民有祭而哭之俗者

政問之曰吾哀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汝方病入獄被杖百復甦以鐵押爵迎哭之鉉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毛伯溫等督師至廣西傳檄諭莫登庸能束

身歸命即待以不死登庸乃率從子文明及諸部目入鎮南關

在廣西太平府潯詳

州西南左右石山高插雲表設關建城為安南入貢之道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為藩臣伯溫承制許

之納其圖籍。權令還國聽命。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爲十三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一歲一貢以爲常。併令覈黎甯真僞。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奉祀事。否則已之。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

### 九廟災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

字士綱江甯人

總理河漕。

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

在歸德府睢州

考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黃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運。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隄。沛縣以南。聚水如牖。河制從之。

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

諡孝潔皇后

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冬十月。言復入閣。言勛交惡日甚。九廟災。

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

乳助行稔惡  
妄行稔惡  
已無見官  
豈前此噤  
無一語及  
無知助之  
搗知助之  
主眷潛移  
卽爾紛紛  
補長強禦  
不長強禦  
行之名而  
巧之術取  
代諫垣雖  
有實出抗  
直者而似  
此復鄙不  
正復鄙不

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時勛以言官重劾

勛劾作威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

言勛皆朕股肱相妒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

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卽出耳帝頷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

劾勛勛辨語諄諄先是帝給勛特與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同濟軍使勛帝怒責勛無人

臣禮給事中高時浙江德安人因盡發勳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勳錦衣獄復

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決及治勳獄排根批抵悉其指授

朝士方惡勳不以咎言也勳下獄後帝念其曾贊大禮險銀無用勿加刑訊矣上嘗助罪斬帝

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勳屢示意指而廷臣屢

助勳爲不喻指者更坐重時久之勳克死獄中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壬寅)二十一年夏六月諳達寇山西先是諳達遣使款大同詔卻之諳

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萊陵州人誘縛

之詭言用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以下注俱見前抵廣武由太原南下

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

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一作謀台吉今改後仿此等散處河西勢分諳達獨盛歲

數擾邊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再罷再相

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以奉道嘗御香葉冠因刻沈水香冠五

賜言等言以非人臣法服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召對冠之寵以輕紗帝

見益內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之嵩與言同鄉科第先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謂言入

第百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啓啓謂嵩實下己不疑也且既失帝意帝斥呼嵩與謀嵩已潛遣陶仲文

第謀歸言代其位言知其恨謂言官始嵩帝力憐之不疑也兩人遂大怨嵩因燕見頓首而泣言見泣狀

帝使悉陳言罪嵩遂接舉其短 會日食既帝手詔以為下慢上之咎落言職閒

住言既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遂代言入閣嵩時年已六十餘

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椒房未嘗一歸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略惟一意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字學書秦州人于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

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

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享殿大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

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

夏言經國 不如脫略 而疏其援 相似嵩亦 引嚴嵩之 猶謂卒致 丁謂所擠 為事復陷 情事反啞 固謂不足 然謂之遺 狡易見難 之柔準惟 窺且和微 以拂後而 詞成相氣 至再盛氣 凌嵩若更 得無怪

婦上竊權門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謹已短嵩以故 得因事激帝怒殺害人以成其私謀斥者不可勝記云

烈也

金英謀逆

既宿端妃

不宮則不自

謹之德不

覺謂其與

無此情則

蓋金英即

肆慮人聞

必彼從告

見鳥人違

者且其係

亦必同人

曹妃宮婢

當此危難

呼吸救不

刻遲乃不

近白妃而

遠白后顯

為構陷其

然嘉靖疾

乘嘉靖疾

收之與非

滅口誣害

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

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有走告皇后者后馳救得甦后命內監張

佐等捕宮人雜治言王甯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悻不能

言后傳旨收端妃甯嬪及金英等悉磔于市久之帝始知妃冤

〔癸〕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字叔明上虞人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嵩在禮部

澤宗人與封事受重明經 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為誹謗

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璧字崇象石首人等阿旨請逮考試官周鑽提調布

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

狂悖經杖八十為民創重卒鑽儒等謫官由嵩報復也嵩借事殺吳 先是

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譙讓瑜

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

嵩益發舒其後劾嵩者希得免矣瑜後以大計嵩囑主者黜之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

巡按何維柏等行繼得與皆並增勸嵩者也 王鏊字綸孟金壇人沈其材參州人陳瓚餘姚人喻時光山人陳叔上虞人章漢臣錢塘人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

然其致此  
嘉靖不德  
明將傾耳  
故亡先

冬十月，朶顏入寇，攻圍慕田峪。在昌平州北有關口。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

往援，乃退。

〔甲辰〕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嗾

言官劾其子，資緣舉進士，遂斥爲民。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鑾助所親，魚清同舉進士，嵩屬給事中王文等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

察院鑿疏，帝益怒曰：鑾被劾，尚敢先覆，擾郡，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進，勸鑾父子，奇則清及分考官等皆爲民。

九月，以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東閣大學士，

並預機務。時大權一歸嚴嵩，讚璧不得預票擬，讚常歎曰：何奪我吏部，

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

冬十月，諳達入寇。明史：世宗本紀，作小王子，翟鑾傳，作諳達，今依職傳。諳達自萬全右衛毀牆入，掠蔚州。

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命逮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翟鵬。字志南，撫宣衛人。巡撫薊鎮

都御史朱方下獄。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遣澤潞，道將遇敵，言官劾其遲濶，致

入犯，亦命逮鵬，鵬坐永茂，方杖死。澤潞，五學，唐縣，元敗州，今州置大同府，張漢，鎮祥，入。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

節年老，宮中黑眚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咒劍，絕宮中妖，被寵幸，

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獲閒諜，帝歸功上元，加仲

文少師乃兼傅保後復以禱雨功封恭城伯。帝自二十年遭宮中之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

〔乙〕二十四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重建太廟成建殿九間仍復舊制同堂聚享位皆南向。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書右

四序仁英學武其後為說廟以藏桃主。

秋八月張璧卒。簡文

九月召夏言復入閣。帝微覺嚴嵩貪橫復召用言言至復盛氣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多斥之亦不敢救銜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不悟。

楚世子英燿弑其父顯裕伏誅。英燿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

納妓別館王欲罪金金遂勸英燿謀逆會元夕後張燈置酒饗王別宴

武岡王顯槐顯裕弟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銅瓜擊王腦立斃顯槐

驚救被傷得免英燿徙王屍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挾門出告變撫按

陸炳行致特  
寵橫助  
為言擬  
奏夏言  
旨令其陳  
狀乃朝廷  
公法所存  
登造請干  
求可免至  
炳公然行  
金求解則  
尤藐視王  
章言即當

以其情願乞  
舉發願因  
謝長跪泣  
全言雖力  
御苞苴以  
市恩廢法  
又豈得謂  
之公耶  
持者耶

官以聞帝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崑山人尚孝宗女永福公主等往鞫得實及是詔逮入京  
告太廟磔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冬十一月許讚罷 讚求去帝責其忘君愛身落職閒住讚歸三年卒尋復其官追諡文簡

〔四〕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冕資縣人爲通海縣元置今屬雲南臨安府典史 時本

子生十一年尙未出閣講學冤極言豫教不可緩帝怒謫之

三月四川白草番前注見亂遣何卿成都人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初鎮松潘

十七年威望素著會以北警召卿入衛至是番人亂復命卿往討卿至

將士咸喜乃會巡撫張時徹字惟靜鄆人討擒賊渠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毀

其碉房獲馬牛器械無算久之賊盡平在明年四月于是松潘威茂間行旅往

來無剽奪患邊境安堵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秋諳達以十萬騎西

入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塞門營名在延安府安塞縣北而遣前參將李珍陝西人

復加錄用擣巢于馬梁山在榆林府北後敵始退

秋八月天鼓鳴

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初延齡下獄後奸人劉東山發其手書

散騎近居  
河套資畜  
入自利出  
爲邊患會  
套首議復  
邊要著其  
所條列亦  
具中機宜  
銑聘寄種  
馬厲兵秣  
自復與以  
任豈圖得

有君道賞罰不明字延齡復加誅上罪長繫如故至是竟斬西市

〔丁〕二十六年夏四月諳達求貢拒之自龍大有誘執虜使後諳達連

歲犯邊不已及是奉印信番文詣邊陳款總督侍郎翁萬達字仁夫揚陽人以聞

時萬達方修築邊牆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允

許況今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侵擾帝責其罔瀆不聽萬達在邊帝

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嘗議撤山西內關雁門關武備頭關兵併力守禦大同外

邊巡撫孫繼魯字道南廣南右衛人力陳不可帝納萬達言遂逮繼魯下獄死繼魯與

府以忤中官被逮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怒及是言不爲地遂死獄中獨議諳達貢事與帝意左再被責讓蓋是時曾

銑建言復套夏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云說素喜功名會寇居河套久爲中國患上言

關以實畿服入套則寇延窟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故戈汗馬切憂痛心經嘗計

之軟高馬肥弓助失利彼衆而攻我散而守則彼肆冬深水枯馬然宿藁春考陸兩無備土鼓勢漸弱

樂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搆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搗其巢材

官購發噉火雷礮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遂條八議以進帝壯其言命疏邊臣議之

俱以爲疑而萬達尤以橫挑強寇爲非計帝方嚮銑議上不省

秋七月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編名在魚

時爲情往來要地河臣詹瀚請于趙皮寨在北一名張錄口諸口穿支河以分

水之勢從之

谷其時大  
喜功當懷  
廷臣心肯  
性懦不道  
論功加封  
一失論見  
毫無主封  
轉以出師  
銳志計當  
爲非計當  
嘉靖意方  
向執爾持  
紛起執持  
追朝局中  
更遂以銳  
功取覓食  
市君若臣  
苟且難臣  
之習終于  
不可挽回  
不習終于  
不可挽回  
克振乎由

冬十二月大內火釋楊爵等于獄初爵既下獄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

中周怡字順之太並以言事同繫三人懸頸死深誦不轉爵于獄中著周昂辨說中庸解忘其困歷五年不釋久之

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未踰月尙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

怒命東廠追執爵等爵抵家前十日校尉至與共步殿學即就道復同繫鎮撫獄桎

梏加嚴飲食屢絕至是大高元殿災帝禱于露臺空中若有所聞遂傳

詔釋之爵居家二年卒隆慶初題光祿廟監忠介

皇后方氏崩隆慶二年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言素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

套欲倚以成大功因密薦銑謂羣臣無如銑忠者銑鳩兵繕塞輒破敵

帝亦頗嚮之令言擬旨優獎者再銑喜益銳志出師條上方略廷議一

如銑言帝忽中變降旨詰責詞甚厲曰今逐賊河套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餉何足再如民生茶葉何嚴嵩

知帝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亦盡反前議如嵩說嵩乃力攻言

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始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胡

乃盡委于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官階令言致仕初言與嵩同直

內暨諸官所言風氣岸奴視之其語甚惡必逐也觀納金錢中以致日嬰嵩而短言言進言則凡具而已

往在失帝首滿聞愈精治其事由是嵩益被寵而言聲漸移及至議起嵩復從中陰詆之以激帝怒言遂欺

嚴嵩釋  
一夏言已非  
之獄以傾  
借特言既  
言特言既  
悉形則何  
不卑為糾  
刻直至羅  
藉已成始  
挽救乎圖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兵部侍郎萬鏊字平甫，濟陽人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

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先是咸甯侯仇鸞子鏊之鎮甘肅，以貪

縱爲銑所劾，遂逮問。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銑金。

鏊所各同色，蘇綱言繼妻父也。方鏊議復套時，綱至稱之，言益信銑爲可辦。因主力其謀，及是嵩代鸞誣奏，鏊就餉鉅萬，屬綱賂言，交關爲奸利。法司承帝旨，坐銑交

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銑有饋時，長子用兵，性特廉，既沒家

無餘貲，度慶初贈尙書，監商恭。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于永陵。在昌平州陽果嶺。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

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永陵。

秋七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

吾死矣。上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蓋嚴嵩與崔

元輩詐爲鸞疏，以傾臣。嵩靜言庸遠，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

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

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猶言及前不戴香冠事。

會諳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市，妻蘇氏流

嵩居心陰險，其術中而。不覺非特。仇鸞之疏。由爲所。此復套之。議知非亦。先德非以。陰窺其奸。迨遂從而。旨石乎至。法司爲言。援請寬釋。益觸嘉靖。之怒因及。不或香冠。事或疑在。靖本意知。不戴香冠。亦由嵩以。龍紗獻以。有釀成其。罪小成人。險巨測乃。至是哉。

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尙寶承朝慶皆削籍

書豪邁有俊才縱橫博人莫能周初被特賞日與謀議諸貴人抗

及屠政府與嵩共事嵩圖奸賄助嵩獨能兼押之以是天下多稱官者始由大用後日登爵深愜之歷度勤復官爲文恩

〔四〕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

字文邦萊陵州人

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

本人

餘姚

爲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並預機務

夏言得罪死嚴嵩

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

治自南京吏部召

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諳達寇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尙文擊敗之

敵犯宣府滴水崖

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南石崖

水崖冬不凍崖之北有堡爲戍守處

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甯

明縣水樂中置今者故城在宣化府

延慶州東有都司駐此

尙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尙文清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

故戰輒有功嚴嵩父子以宿憾

尙文初食後府蓋子世蕃爲府都事嚴妻不法將劫之嵩謝得免以故衝尙文刺死謀傾陷之

帝方藉以抗彊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

宗字

安會以爲言嵩激帝怒錮之詔獄

東繫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已八十有九妾病後孀朝不計夕臣妾欲歸奉親則夫已

體兩無實欲留妻夫則男又且夕待妻張轉思進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其惟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爲請帝終不許帝深嫉官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退其苛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

卒矣其妻嘗食皇朝之監帖或無所得聲語亦以聞一日鴆毒于東前東後語曰豈有喜及罪人耶

三月辛未朔日食

皇太子載灃卒

明代倭患  
中於東南  
蔓延塗炭  
勞兵力者  
幾數十年  
然其害皆  
踞海濱皆  
由內地奸  
民潛行句  
引朱執甫  
莖浙閩卽  
捕交通者  
以便宜行  
戮深得其  
寇機宜乃  
大流因失  
利陳九德  
亮復肆加  
等復朝廷  
既勤朝廷

秋七月倭寇浙東

初倭雖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侵掠

倭自永樂末貢使不至宣德中命琉球國王轉

險之使復至倭性嗜時載方物或器出沒海濱得聞則張武器而肆攻掠不得則陳方物而稱朝貢

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攜私物逾貢

數十倍舊制于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甯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

權在官及帝初年廢市舶不設

市舶司舊以中官主之會倭使宋葉宗設款數至互爭其

相調殺大肆焚掠而去事聞留滬葉宗及思井治遂撤市舶職者謂當罷者中官非市舶也然亦罷之

濱海奸人遂闖出中國財物與倭

交易居甯波之雙嶼爲之主屢負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

倭使互市往往留海濱不去內地諸

奸多爲之蛋蛋巡按御史高節請嚴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

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糧置不得返大怨

恨奸民句之遂煽爲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

都御史朱執字子純長洲人爲之執至嚴爲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

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爲倭內主者失利而怨執又數騰疏于朝顯言大

姓通倭狀閩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詆執

請改巡撫爲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御史陳九

德復劾執擅殺

賊渠閩人張光頭數爲倭主已復引佛

遣官按問罷執職執仰藥死

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

時海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聞倭至竄走一空終帝之世遂無甯歲

九月朶顏三衛犯遼東

不察致執  
按治自裁  
仰置其類  
倒實不設  
此時俾得  
聖容展布  
從絕根株  
靈何致海  
又益熾  
乎

〔戊〕二十九年秋八月，諳達犯京師。先是夏六月，諳達犯大同，總兵官

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

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薊鎮兵禦之。敵陽引滿內嚮，而別遣精騎自

間道潰牆入。汝孝兵潰，遂大掠懷柔，圍順義，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時

按御史王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與魏至通，爲守禦計。盛分兵剽昌平，犯諸

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詔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

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是時禁軍營甚苦，又中夜內外巡警

武軍索甲仗，主軍關久之不能軍，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

守，命都御史商大節字孟與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令便宜

募壯士。時寇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遂薄

都城，會大同總兵官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字允亨各以兵至。

帝拜鸞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

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卽赴，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

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帝久不

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爲言，不許。禮部尙書徐階復固請，乃許。

敵國安 賈家國 危所係 當身居 府自宜 等勦寇 方以安 邑乃詔 方督總 兵而嵩 視同隔 阻挽出 惟慮輦 失彌縫 以飽而 其飽而 去罔上 數其罪 良蹟貨 視其罪 權而更 至丁汝 受指使 按兵不 楊守謙 持重而 陳服上 情罪惟 需獨得 逃憲綱 宋聞廷 糾勦及

之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切責

百官而趣諸將戰甚急兵部尙書丁汝夔字大舉 儒化人以咨嚴嵩嵩曰塞上

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

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諳達營而陳無後繼亦

不敢戰于是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夔及守謙爲辭寇遂燬城

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城西北隅內臣園宅在焉俄泣帝曰將 紳爲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守謙益甚寇縱橫內

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在昌平州 四石城亦

曰白而去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

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

汝夔守謙棄市帝將大行錄以懲汝夔變求致于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帝怒甚竟不 敢言汝夔臨死始知爲嵩所賣守謙性運軍者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

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罪方寇薄通州時詔制都御史王鶴以兵二千往守遷按王行 奏其虛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及寇退帝立命逮捕斥爲民而招俘會都御史代之王鶴字克敏文

人安

謫諭德趙貞吉字孟靜 內江人爲荔波典史方諳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

集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

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錄周尙文功以勵邊帥出沈

非特國紀

凌夷言路

能辭咎耶

寇薄城下

諸將不發

一矢百詔

集議下詔

不發一語

朝廷可謂

無入貞吉

無奮袖大

言向知以

國事為念

氣槩亦可

凜然可取

目承勅即

束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

帝遣中使囑廷臣日中莫發一語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

手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勅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

宜勞賞嚴嵩心惡之先是貞吉廷議嚴嵩請崇嘉爵不見貞吉怒叱問者通文華至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厲聲曰汝輩安知天下事當聞之大愧

慈賤人會撰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

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

徒為周尙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吏部侍郎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攝兵部事以營政

久弛上疏論之略曰國初京營勦旗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旗裝

萬比寇將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盡提督以下諸官多世胥執勢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

于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邦瑞協

理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警主將不得徵

集由是邊事益壞鸞欲節制邊將罷築節鎮邊軍邦瑞嘗以為不可鸞大憾遂肆機搆會邦瑞陳安撫大計被旨落職鸞死疏十年始復官

廢鄭王厚烷王祐為庶人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獨上居敬

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者于

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者于

臣嫉惡致  
賞罰移于  
俄頃之間  
太阿誰實  
操之而漫  
無主持若  
是耶

獄已而故盟津王見濞

之結釋

子祐檣訐厚煥謀不軌

初見厚煥以罪革為庶人王至祐檣亦復郡王爵厚煥不

為典述承帝起世厚

遣官往訊無左驗帝下詔數厚煥驕慢無禮廢為庶人

幽之鳳陽厚煥世子載堦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宮門外

蕭藁獨處者十九年

隆慶初厚煥復

削刑部郎中徐學詩

字以言上議人

籍先是諳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

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

哉即疏劾嚴嵩

略曰外議之備在于內治內治之要在于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且甚內

器引佳兵不詳之說以設清閑近因都城有警京師財賄南運大車數十乘權給十餘艘水陸載運賊人耳目舉朝莫不歎憤而無一人效言之者誠以內外盤詰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搜括

交權凡諸司章奏必先關白然後上聞掩罪飾非乘機搆陷故凡論之者無不能顯顯之子正言直指之時莫不假事因人陰譖之于濞除考察之際天下痛心視為鬼蜮伏願陛下罷罷父子別簡忠貞則內治既濟

外患自

帝覽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修

隙耳帝于是發怒下學詩詔獄削其籍

先勸嵩者葉經謝喻陳朝與學詩並同里時經

樞密請張謙密上疏自理且求授中官以激帝怒帝延杖汝

進諫典史明年嵩假考察奪其職

冬十月張治卒

文

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遂欲

當已世預祧仁宗以孝烈祔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尙書徐階抗言女

后無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宗。升祔孝烈皇后。

〔辛〕三十年春正月。戊錦衣衛經歷沈鍊字純甫。東莞人。于邊。初趙貞吉請勿許。

諳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鍊獨大言以爲是。吏部尙書夏邦謨目

之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

人。致寇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

其情歸。可大得志。帝不省。時嚴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

輦金賄嵩。鍊時時扼腕。一日從尙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嘗

罵。流涕交頤。遂疏劾嵩贖賄十罪。併及邦謨。諂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榜

之數十。謫佃保安。鍊既被謫。中外譏嵩威益熾。口南京御史王宗茂。拜會前三月。即始劾嵩。且十罪疏。遂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爲增。遂以宗茂疏。

三月開馬市大同宣府。仇鸞驚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諳達。義子托

克托。使貢馬互市。諳達許之。投書于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

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人。涿州。領其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

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以讐恥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時曰。互市者。和親別名也。諳達謀誘我。被誘。則名

劉我赤子。大智也。而先之和。不可一下。謂北伐。日夜征繕。兵食。愈更之。日和。失信天下。不可二。宣。堂中。國。與之互市。不可三。海內。盜賊。爭。磨。頓。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懈。弛。兵。事。

仇驚畏寇 荷安制開 馬市以取 饑敵抗疏 繼言其于 極害得失 利爲明暢 至嘉靖果 嘉靖即當 感獨斷能 行何以仍 下盤會議 驚方偏知 意敢攘向 肆談密章 肆談密章 求曲售其 臣亦但言 遺官已行 覺不復論 其事之是 非換校兩 可嘉靖竟

不可五邊卒私進境外制率鼓箠今乃導之與通不可六邊賊伏莽徒俄國威今如長怯肆睨之漸必開不可七誦遠往盡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證國有人乎不可八或詰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屬索上貢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買此三謬也夫實之實不實是名美而實大損也同詰遠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電給其案

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

### 秋九月京師地震

（壬）三十一年春三月置內府營 置于內教場以練諸內使

以禮部尙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統死浙江不設巡撫者四年中外

不敢復言海禁事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爲主謀倭悉

聽其指揮遂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無

不大利由是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

至不貶斥轉  
主小人真  
加無忌憚  
亂國是  
毫無所  
然驚之  
以敢如  
者則以  
嚴嵩而  
嘉靖之  
其端之  
錢其誰  
答

撲滅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司等官控制，謂海道承平久，船數既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修，見寇船至，輒望風逃匿，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殲破。明年

春直句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

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明置，今城故城在浙江富後府象山縣西南。陷上海城。元縣，今屬江南松江府。流劫乍浦

鎮名在浙江嘉興府平湖縣東，南海口要地，今有副都統駐此。金山。明衛，今為縣，屬松江府。太倉崇明常熟。注俱見前。嘉定。宋縣，今屬太倉

州。又明年掠蘇州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尋陷嘉善。明縣，宣德中置，今屬嘉興府。崇明入

崇德縣。五學吳越置，今改名石門，屬嘉興府。掠嘉興，還屯柘林。鎮名在松江府華亭縣東南有墟。縱橫往來，皆不能

禦，乃移忤巡撫大同，以李天寵孟津人代之。

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

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

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

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

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為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

橫狀，帝少疏嵩。嵩當入直，不召者數矣，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內，即與俱入，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父子對泣。嵩因結錦、衣都

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

戮之，傳首九邊。

九月河決徐州。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鈞字廷和，遷賢人。請濬劉伶臺。

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臨淮。至赤宴廟。在安東縣。八十里築草灣。在山陽縣西北。老黃河口增高家長隄。

在山陽縣西南，洪澤湖東。繕新莊等舊牘。新莊，在清河縣。舊牘，在清河縣。從之。

罷馬市。諳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

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

冬十月，築京師外城，以寇警故。築外城一十五里，閱九月訖工。

十二月，殺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字從之，隴陽人。中官杜泰提督光祿寺，乾沒內帑

數萬，從謙奏發其罪，並及宮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雲不見。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下詔獄。帝既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

盛言，自典史四遷爲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初凌己，善繼盛

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于鸞，且念起謫籍

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卽草疏劾嵩十大罪五奸。略曰：祖宗之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備顧問視制草而已，當乃

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躬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當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用一人，當曰我救也，則一人曰此得罪于我，何陛下喜怒以恣威

福是寵君上之大德，大罪二，陛下有善政，當必令于世，善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謹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垂歸于己，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下令當察其善也，豈可取而今世善代之，是疏力上天

趙全邱富  
本一邊塞  
小民初非  
如漢之中

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謬是權姦子之督竊大罪四論效忠毀錫乳與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以  
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溫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連驚下獄貶世蕃三千金黨即為大

將已知陛下疑變乃互相排抵以張前途是引悖逆之姦臣大罪六諸藩深入擊其宿歸大徵也當戒丁汝  
勳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鄭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劾黨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

是事勤勞之大綱大罪八文武選擢俱論金之多寡得非惟爾崇不得不服則士卒有司惟爾崇不得不服  
克百姓遂流海內思起城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黨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興及盜跖掘者難逮

夷齊守之度者為迂濬巧爾雖者為才能是散天下之風俗大罪十蓋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以左右  
侍從之能漸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黨之間諱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

禮文學為使凡有疏至必先送書問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黨之鷹犬畏疾衝之想訪也即令子  
世蕃結為婚媾是陛下之爪牙皆賊黨之爪甚長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朋不得與塞諱有所愛憎即授之

論刺是陛下之耳目皆賊黨之奴隸府部寺之殆有人也揮有才望者殺我門下稱結盤結深根固蒂是陛  
下之臣工皆賊黨之心膺陛下何受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于塗炭爾陛下聽臣之言察黨之奸或

召問景附二王或洵諸閣臣重則置之罪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嚴效忠愚誠俱世蕃子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

謂可指此為罪密構于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

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繼盛將杖或遠之轉給與節之曰

別誠也及入獄則甚夜牛而蘇希醫發手割腐肉肉盡侍郎王學益人嵩黨也欲坐

第換賤棖手賊去獄卒執鐵鎖欲墜繼盛意氣自若

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郎中史朝賓人晉江持之嵩謫之外于是尙書何

鰲人山陰竟如嵩指成獄繼盛既得罪帝方奮怒以持言者兵部郎中周吳申論懇效忠言功本

秋七月諳達大舉入寇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敵數誘入寇且

教之益習攻戰事諳達信用之全富等先與其黨蕭芹同入敵虜能喝城使閉敵貨市

之應疏疏請罷嵩以謝天受帝手批責歸詔天勝君還官逮至京下獄將  
訊斥為民趙鶴字元樞餘姚人時有兩趙鶴一為兵部尙書一即此將

行說以奉  
使叛降者  
可比則當  
獲罪之收  
捕以申國  
典或狡焉  
鬼脫亦當  
嚴爲追緝  
母使遠  
竄窮荒乃  
邊臣縱弛  
自如竟置  
通使于不  
問使強敵  
擁爲謀主  
又擾漠陞  
學不懲申  
明禁令聽  
亡向者得  
養出相俟  
明代紀忠  
不嚴武臣  
多以存法  
力坐困于  
一民視拜  
流竟如甌  
姓其尙乎  
以脫立

涇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鑿水田，據宮殿，號曰平姓，詐進，每入，必置酒，全所同計。豐州城，卽今歸化城，拜姓，舊作板升，今改。其春，兩犯宣府，至是大舉

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插箭峪，在廣昌縣東南，浮圖，在廣昌縣東，踏出紫荆關。遊擊

陳鳳、朱玉力戰卻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已駐，卹延二十日，屠

掠延慶諸城，幾徧，會久雨，乃去。未幾，復寇大同，巡撫趙時春字景仁，涼人。禦之，

遇伏，敗績。總兵官李淶戰死，全軍皆沒。既而復犯宣大。在明攻薊鎮牆，

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督楊博字惟約，蒲州人。悉力拒守，募

死士，夜斫其營，敵驚擾，乃遁。

柘城隋縣，今屬河南，歸德府。盜師尙詔作亂，官軍討平之。尙詔本鹽徒，以私販作奸，

剽掠遠近，官府不能制，巡撫謝存儒蒲州人。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令總

諸鎮民捕盜，尙詔肆爲威虐，守臣欲誅之，遂反，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

其黨啓門納之，乃刼獄囚，掠帑藏去，官軍分道擊賊，遇之鄆陵。注見與

戰，敗績，已追獲于山東莘縣。注亦見前。詔卽所在斬之，賊起四十餘日，破府

一州二縣，八屠戮十餘萬人，三省皆震。

〔甲〕三十三年春正月朔，杖六科給事中于廷，以科臣賀表違制，盡予

杖。

嘉靖時得  
言官力加  
摧抑者接  
踵于廷已  
非政體式  
賀表尤微  
其事重加  
何亦蓋自  
譴責柄用  
嚴嵩異論  
羣臣異論  
紛如草芥  
聽嵩之德  
惠善怒以  
待者已久  
而衆喙則  
然不先事  
益務欲以  
施威先以  
怵厥心而  
稱厥口耳  
爾時臺諫  
深言固不  
必盡中事  
理而嘉靖  
借端以憤  
至以元日  
盡撻科臣  
乖妄更甚  
矣患方亟  
自當以禦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軍務討倭。經爲南京兵部尙書朝議以倭寇猖獗

議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

宜行事既而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辦討賊時倭二

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在松江府上海縣東南有城爲沿海巨鎮抄掠四出經至選將練兵爲搗巢

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乃大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剿

秋七月詔勦戚大臣入直西內。帝崇道益篤特命駙馬都尉郎景和安

平伯方承裕說之子尙書李默字時言王用賓字元興左都督陸炳入直西內

侍郎程文德字舜敷閔如霖字師望郭樸字質夫吳山字日輝供撰青詞景和以

不諳元理辭帝不悅罷其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與焉景和辭免

且言臣願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尸之報帝怒其怨訕黜爲民

〔卯〕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文華諂事嚴嵩結爲父子

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言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

帝用嵩言卽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懼公私財

賂填集江南爲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兵半天下而倭勢

愈熾

樂為先文  
華條上首  
宜乃請機  
祭海神以  
求福實為  
可嘖可鄙  
嘉靖竟御  
嵩私請即  
令其督察  
軍情安望  
其能遇演  
池寇餒至  
其恣肆東  
貨流毒人  
兩尤小東  
所必至更  
矣不足深

張經討倭  
頗著斬獲  
成勞趙文  
華既捷其  
功且天緣  
經其罪

夏五月張經敗倭于王江涇

在嘉興府秀水縣北一名聞川宋  
國人民家為今有鎮為南北要衝

詔逮經下獄 趙文

華頤指大吏經以位在其上獨輕之文華不悅與巡按御史胡宗憲

汝字

比屢趣經進兵時諸路狼兵已集惟永順保靖兵未至經欲待其

真誠  
漢人

至而後戰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且慮文華輕淺洩師期竟不以告文

華怒疏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而永保兵已至經大破倭于王江涇斬

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為軍興戰功第一文華攘之以奏謂己

與宗憲督師所致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言狼兵初至經不許戰

及文華宗憲致捷遂冒以為功帝深入其言即下詔逮經經至疏言臣

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遂與巡撫李天寵

以文華語  
除名後為

俱論死繫獄舉朝知其冤莫敢奏

冬十月殺張經李天寵遂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繼盛繫獄三載帝猶

無意殺之

每朝審時觀者塞路凡繼盛盛三木氣憤  
數日奈何不以獲當而諸若或王泣下

已而有為營救于嵩者其黨胡

植

南昌  
人

鄔懋卿

豐城  
人

誡之曰公不覩養虎者邪將自貽患嵩頷之會張

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

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

其辭曰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狂書生之見遂致  
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職道荷寬恩不

致與李天寵同詩論死實爲冤獄以不加窮究必欲置之於死已爲所窺測陰售其奸至楊繼盛繫獄三九年與此牛尤風馬牛之不相入乃竟竄入案中妄加之刑戮焉足論但秋不惡固不足既上即情真罪當宜再四推求願令無辜聯首市曹茫然問覺是嘉靖于愛書全不寓得以致權奸自致肆意竊刑庸憤實甚矣

忽爾入獄經疏是事皆忠新臣仰惟聖德具森草木皆欲得所豈情一逼宸顯下逮覆盆備以罪重必不可欲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聚魑魅必能爲靈場致死以報君父 嵩屏不

奏繼盛遂與經天寵並棄西市

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首贈大常府監忠堂張經亦復官監蘇堅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十二月山西河南地震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

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廬舍陷入城中或

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溢華岳終南山鳴官吏軍民死者八十三萬有奇

〔四〕三十五年春二月趙文華還京以胡宗憲總督軍務討倭 初張經

被逮易以周琬應城人未幾又以楊宜衡水人代之張經深得張士兵心既逮皆憤恨無關志宜節制不行而趙文華感出宜上宜

惟步寇率之而已 時倭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寧國太平直犯南京

出秣陵關在江甯縣南今有鎮劫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潞墅關名在長洲縣西北吳地記本名虎

轉鬪數千里殺傷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爲應天巡撫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所

殲文華欲分其功而邦輔捷書已奏文華恨之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

親將之搗倭于松江之陶宅在華賢縣西北進營甌橋倭悉銳來衝大敗文華氣

奪乃定計招撫會川兵破賊周浦在華賢縣東南總兵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破賊海洋文

華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宴請還朝許之比至言餘倭無幾盛毀楊宜而薦宗憲遂奪宜職謫戍邦輔而推宗憲爲兵部侍郎督諸軍討倭

三月以趙文華爲工部尙書

文華歸後東南敗報踵至帝疑文華妄數

詰嚴嵩嵩曲爲解帝終不釋文華稔帝好告訐會吏部尙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宗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謗默坐死帝以是爲文華忠進尙書加太子太保

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還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

郎沈良才

秦州人

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信之

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文華再出胡宗憲欲藉以通嵩詔奉無不至文華素不知兵亦倚宗憲兩人交甚固已而宗憲俘陳東平徐海

遣指揮夏正等要海降且曰陳東已有約所慮獨公耳海因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亦大驚由是有

陳宗憲因諭海縛陳東麻業許以世爵海果縛業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于海有

怒海安受宗憲賂亦說海于是海復行計縛東來獻刺日請降忽率百餘人先期猝至文華懼欲弗許宗憲

強之海叩首伏御宗憲慰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爲壑宗憲居海東莊以四莊處東

黨懼乘夜攻涉海走聞道官軍圍之投水死

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大喜加文

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

秋九月徽王載堉有罪廢爲庶人自殺初載堉父厚燭善方士陶仲文

仲文奏其忠敬奉道。帝喜，封爲真人，予金印。及載瑜嗣，益以奉道媚帝。命縮其父真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者，自言能導引服食。載瑜用其術和藥，命高輔因仲文以進。高輔被上寵，不復親載瑜。載瑜銜之，已而高輔爲帝取藥不得，求載瑜舊所蓄者，載瑜不與，而與仲文。高輔大恨，乘間言載瑜過失。載瑜，漢民，周作，蓋樹苑，周庫官王阜，陳杖殿之嘗徵服至揚州，鳳陽爲避者所獲，繼留三月，走歸。帝疑之，奪真人印。仲文知變已成，不敢言。會有民耿安告載瑜奪其女，下按治。有司因發其諸不法事，詔廢爲庶人。綱高牆載瑜自縊死，妻妾皆從之。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丁〕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護身三殿災。帝下詔引咎，修齋五日，止諸司封事。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三殿旣災，帝急欲建正陽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不懌。且聞其視師江南，贖貨要功狀，思逐之。嚴嵩言文華因觸暑南征，疾尙未愈，隨令上章稱疾。帝手批令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嵩獨不怡者累日。帝以文華雖逐，未盡其罪，而言官無攻之者。帝怒無所洩，會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

沈鍊致燭性  
權奸致燭性  
以封疆大  
臣竟甘與  
路楷同爲  
私門鷹犬  
逞志構誣  
至子弋獲  
妖人而喜  
謂其足以  
報嚴公之  
遠從而羅  
織以殺直  
臣實爲弁  
孽國法追  
陸子遷官  
復噓于相  
酬之學戮  
及爲取媚  
彼雖視然  
人面實不  
知其是何

大怒黜文華爲民戍懌思邊衛

文華故病瘵及還臥舟中意絕出不  
自釋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腸出遂死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鍊既至保安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

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

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嚴嵩惡爭罵嵩以快鍊且縛草爲人象李林

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蹕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

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其黨路楷

汶上人

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

督楊順

德州人

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

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

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

豈未愜乎併取鍊子袞褒杖殺之

冬十一月諳達子錫林阿

舊作申愛今改後仿此

圍大同右衛

錫林阿有妾托斯齊

舊作桃松  
寒今改

私部目懼罪來降楊順詔爲奇功致之京師錫林阿來索不得

寇應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欲以

叛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尙書許論

字廷瑞  
道少子

以爲便乃給托斯齊使

出塞西走陰告錫林阿錫林阿執而戮之狎知順無能圍右衛益急更

〔午戊〕三十七年春三月總督宣大侍郎楊順以罪逮下獄 方錫林阿圖

大同殺掠吏民無算順懼路楷奏之賄以七千金楷悉爲掩覆及是給

事中吳時來字惟德仙居人抗章劾順罪且發楷受金狀帝方怒順召寇立命逮

順及楷下獄嚴嵩不能救乃言楷受金當勘而令其黨給事中鄭茂往

茂還事事爲順辨復言楷受金無左驗順楷俱薄譴于是時來卽劾嵩

朋奸罔上會主事張翀字子儀柳州人董傳策字原臣松江華亭人亦于是日劾嵩翀與時來

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嵩疑階主使乃密奏三

人同日構陷必有人主之帝下三人詔獄鞠訊久之無所得三人皆譴

戍然自是帝亦稍厭嵩矣

秋八月寇圍甘州 濟農當作吉能卽前濟農子按濟農係蒙古王號故父子並襲其稱舊分作吉蕩吉能音譯歧誤今俱改正 犯永昌涼

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

冬十月禮部進瑞芝 先是帝于祕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乃詔有司採

芝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

宛平民獻芝五本襄鏡幣于是四方來獻者接踵皆積苑中內侍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進賞凡得芝萬本聚爲一山號萬歲芝山

〔未己〕三十八年春二月錫林阿寇灤河 錫林阿與婁巴圖爾當作老巴都今改 諸

肺腸也然  
方伯之子  
臣人之子  
而嘉靖不  
知是時國  
政尙可問  
乎

分兵犯宣蕪。西部震動。嚴嵩論計欲棄右衛。帝不聽。詔諸臣發兵措餉。而以兵部侍郎江東山東明人代順。時故將尙表以餽餉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突戰。獲諳達孫及壻。與其部將各一人。會江東及巡撫楊選以字。公單。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進圍。乃解。

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直據海島。挾倭爲雄。朝廷懸賞購之。迄不

能致。既而內地有備。倭亦多被剿戮。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怨直。直

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子獄。館之杭州。資給甚

厚。遣甯波諸生蔣洲齎其家書往招直。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及是

遂率夷目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在甯波府定海縣治東。明設千戶所于此。今改名定海山。之岑港。在定海縣西北。舊爲戍守要地。

將吏以爲入寇。陳兵備。直遣其養子王激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

陳兵相待。宗憲解諭。百方直終不信。要一貴官爲質。宗憲立遣指揮夏

正往直疑解。乃來謁。宗憲慰之。甚至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那臺人。于杭

州。本固下直于獄。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彊遂

斬直。其黨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移之柯梅。嶺名。在定海縣海中。

通此即爲外洋。造新舟以遁。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劫閩廣。

部謀大舉入犯屯會州

注見前

聲言東下薊遼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兵而

東號令數易虜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

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格交章劾忬遂逮忬下詔獄論死

初帝器忬才甚眷之所建請無不從及爲總督邊將敢以收開漸失直嚴嵩雅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復以口語爲嵩子世蕃所憾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益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隆慶初世貞伏

聞訟寃復忬官子郎

夏五月巡撫都御史李遂

字邦真豐城人

平江北倭

倭數百艘寇海門

注見前

遂

令副將劉景韶

湖廣漢陽人

遊擊邱陞扼如皋而身馳泰州當其衝賊知如皋

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皆捷先是遂語諸將曰賊若

由泰州出鳳泗則陵寢驚若由黃橋

鎮名在泰州泰興縣北

逼瓜儀則運道梗若沿

海而至廟灣

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射陽湖會諸水由此入海有城今設同知駐此

則絕地也及是賊果沿海東掠

遂喜曰賊無能爲矣令景韶尾其後而致之廟灣復虛賊突淮安乃夜

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

在淮安府鹽城縣西北爲濱海重地

會通

政唐順之

時奉命視師江浙

副總兵劉顯

南昌人

來援賊大敗走保廟灣景韶亦敗

賊印莊

鎮名在秦

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順之顯馳救三沙

注見前

遂令景韶填塹夷木壓壘而陳以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追奔至

營兵驕悍 惟當申嚴 紀律以懲 不馴黃懲 官乃減餉 緩期妄行 裁抑措置 本爲失當 但軍士督 敢戕害即 儲大逆無 與叛當廣 異自當重 搜刑誅乃 示殺持紙 何金李遂 閉閣給券 其畏形縮 情可實可 爲比亂兵 鄙戰轉以 定變邀功

蝦子港

方輿紀要 廣東 南海 有給 蝦子等港 爲賊窟 伺徑道

江北倭悉平 帝璽書獎 遂遷南京兵部侍

郎以順之代爲巡撫 順之尋卒

順之初舉進士第一 故庶吉士 尋調主事 遂引疾歸 讀書陽 羨山中 凡天文 樂律 地理 兵法 弧矢 句股 壬奇 禽乙 莫不究

極原委 會禮文 華視師 特疏 嘉順之 順之簡出 處于難 洪先曰 向 已錄名 仕藉 此身 非我有 安得 俸處 士順之 遂出 然開 望順 由此 損

### 秋七月南京地震

〔中庚〕三十九年春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

帶田

先是

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禦倭素驕悍懋官稍裁抑之

舊制南軍者要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

都肆日殺懋官裸尸于市守備太監何綬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

卒輒碎之許犒十萬金乃稍定侍郎李遂託病閉閣給免死券以慰安

之而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追褫懋官官止誅叛卒三人而三

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三月以鄆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

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納

賄勢燄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絲輿令十二女子昇之道路傾

駭漶安知縣海瑞字汝賢 瓊山人供帳簡薄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

駭漶安知縣海瑞字汝賢 瓊山人供帳簡薄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

而首級就  
擒又僅三  
既死之圖  
人以荷圖  
了局軍政  
明夷若不  
亡之耳此  
即此

與瑕

子之

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滄劾之俱削籍

已滿改罪

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

大同人

襲諳達于豐州破之

先是虜聚衆喜峯口

規犯薊鎮漢乘虛擣其帳于灰河

在宣武府西下流至馬邑縣入桑乾河

至是漢復與參將王

孟夏等分道出擣豐州擒斬百五十人焚拜牲略盡時邱富已隨虜帳

佗徙趙全亦遁免

邊兵橫弱已久寇易之駐近塞出沒無所忌及是再爲漢所擣佗嶺亦往往乘間出擣寇始懼漸移其鋒

八月胡宗憲獻白龜芝草自趙文華得罪宗憲失內援又見倭患方未

已思自媚于上乃于一歲中再獲白鹿以獻

在三十

帝喜天瑞頻降告謝

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稱賀晉宗憲秩兵部尚書兼節制巡撫及操江

都御史如三邊故事至是復獻白龜二五色芝五帝益大悅賜名龜曰

玉龜芝曰仙芝告謝如前賚宗憲加等

宗憲性喜賓客東南才學士茅坤徐渭沈明臣皆曾招致幕府由是名日起其獻白鹿也今渭

草表車作客草許所善學士擇其尤者上之學士以渭表遊帝稱善示憲以是益重渭渭知吳守奇計宗憲

姚徐海訪汪直皆預謀焉後宗憲敗渭伴任自歸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徐汴字文長山陰人沈明臣字嘉

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九終